

國劇劇本組

國劇劇本組評審委員



王靜芝先生 (召集人)

筆名王方曙，北平輔仁大學畢業，先後任教於國立藝專、東海大學、輔仁大學，並曾任輔仁大學國文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現任輔仁大學國文研究所講座教授。攻國學及戲劇，亦擅長書畫，作品為國立藝術教育館、歷史博物館及市立美術館典藏，尤精國劇。著有學術著作「詩經通釋」、「韓非思想體系」、「經學通論」等數種；國劇劇本「新韓玉娘」、「烽火鴛鴦」；話劇劇本「樊籠」、「收拾舊山河」；電影劇本：電視劇本「一代暴君」、「戰國風雲」等計三十餘部。曾獲中山學術獎、中山文藝獎、中華文藝獎、文協獎、金鐘獎等。



王元富先生

筆名「富翁」、「客觀」。山東安邱人。國立東北大學法律系肄業。高等考試及格。現任台灣電視公司管目顧問兼國劇社總幹事。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兼任教授。前教育部國劇劇本審查小組委員。國家劇院及音樂廳評議委員。著作：國劇藝術輯論、國劇鑑賞與批評、電視國劇論述、國劇欣賞解說。曾獲中正文化獎、社會教育獎章。



王安祈先生

國立台灣大學文學博士，清華大學中文系暨文學研究所教授。著有「明傳奇之劇場及其藝術」和「明代戲曲五論」等學術論著，並為「雅音小集」、「當代傳奇」、「陸光國劇隊」和「盛蘭劇團」編寫國劇劇本，所編「袁崇煥」、「紅樓夢」、「孔雀膽」、「通濟橋」、「瀟湘秋夜雨」、「王子復仇記」等十一部劇作，文建會收錄彙集為「王安祈劇作」一書出版發行。曾獲四屆國軍文藝金像獎、教育部文藝獎及金鼎獎，並曾當選十大傑出女青年。



陳舜政先生

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台灣大學語文中心主任、國立復興劇校團務指導委員、陸光國劇隊顧問、美國史丹福大學語文研習所專科教授。



魏子雲先生

安徽宿縣人，曾任國立藝專戲劇科、東吳大學中研所教授，已出版散文、小說、文藝理論二十餘種，國劇劇本廿餘種，對於「金瓶梅」一書之研究，已出版十餘種，逾二百萬言；正舊說，創新說，深獲國際重視。

國劇劇本的評審要義

魏子雲

文學是戲劇的根，蓋戲劇的演出於舞台，必須依據劇本。劇本屬於文學藝術，是以戲劇有「複製藝術」之說。因為它應經過兩個階段的藝術處理，一是劇本的完成，應符合當場（舞台的演出），二是完成於當場的演出，應符合劇本旨趣與辭意的表達。這就是劇本在文學的藝術表現上，與詩歌小說不同的特色。雖然，戲劇的藝術目的與小說一樣，同是塑造人物來演示旨趣的，但戲劇則有舞台這個小小的空間局限着，所以它在文學的藝術處理上，比小說的寫作，可要難得多了。

當然，小說家也可以運用戲劇的體式，來塑造他的小說人物，縱寫得非常成功，只能被稱之為「案頭劇」，可閱讀不能上演。所以好的劇本必須是「案頭」與「當場」的雙雋。說來，這就是教育部徵選劇本的取錄目標。

國劇，却又比話劇難寫得多。它不但要會寫合乎皮黃以及崑曲韻轍的唱詞，更得諳熟我中國傳統舞台藝術的時空處理，否則，委實難臧其事。關於這些問題，就是我們參予評審者的藝術準則。

今年的國劇劇本徵選收件，不比去年少，但成績却比去年差，而且差得太多了。承辦單位有預算，希望能滿額入選。參予評審的委員們，往往為此，不得不一本本的再攤開來，共同討論它的優點與缺點。由於入選的劇本是要發表的，又怎能敷衍其事。

評審國劇劇本，最先一目瞭然的就是文辭，最被留心的應是韻轍。如「聞遠處胡馬嘯敵兵騷攘，叫兵士速前去一同探望。」此乃五、六兩句，唱完傳令列陣下場。竟然上下句不分。還有「俺家中泰山壓頂，曠野外何來吼聲？」前一句指的是老婆穆桂英比他官大，管着他，後一句指在野外巡營忽然聽見虎叫。難道「曠野外」不會有虎吼狼嚎嗎？這種唱詞，顯然是亂湊。下兩句接唱的是「抬死虎速速回營，今夜裡開懷暢飲。」像這上下顛倒的韻轍，而且不合轍，怎麼譜腔呢？

有一本總評分數是第三，雖然辭藻俗俚了些，轍口也往往有中東人辰之渾，却也不傷大雅。結構也很完整，雖是啟幕的寫法，對白頗多話劇氣氛，而且篇幅也長了一些。討論時大多認為這些缺陷，尚不妨礙演出，它的內容不錯，結尾幾場戲，衝突性頗強，最以體會到演出時的劇情可以產生劇藝效果。可是，唱詞變得太拖沓了，動輒就是十句以上，二人對唱一連三四十句，太多了。還有，一段二黃散板轉慢板，十字句竟達廿二句之多，一段二六板，七字句與十字句混成，也有二十句之多。訴諸當場，累死演員，難哉！原已列入第三，却也因為這些，怕的刊出後必遭煩言，也只有放棄。

另有一本更長了，二十場，六百字的稿紙，累積達七十頁。安排人物時，主從不分，又不像雙生駢肩的情節。人物上場，動輒引子。且又最喜腳色唱倒板，全劇有倒板近十次之多。唱詞不合轍者比比，三條腿、一順邊者，也不時出現。唱二六板，只有兩句，轉流水板或快板，往往只有兩句。怎麼唱呢？

看一本只寫了五場，從結構上說，像一篇寫作前紀錄出的提綱，其中寫的一些唱詞，看得出也是一位不諳國劇歌唱的人。連討論的問題，都無人能提出來。還有什麼說的呢？

戲劇的要求，是「當場」，必須能夠演出，兼且要求在付諸當場時，有戲趣吸引人。可以說，戲劇的演出，是面對觀眾的。所以戲劇又稱之為劇場藝術。換言之，戲劇的演出，必須能磁吸住全劇場的觀眾。評審者有了這一要求，竟把其中幾本在辭藻上，並無大病，在題材上，也有其題旨上的光正思維，但在結構上，處理得不夠完整而緊湊，顯得鬆散了些。從戲趣上要求，也感於它的薄弱。却也在大家熱烈討論之後，一一排之名外。就連取錄的這兩本，也未列為一二，屈以二三，都說「圓鏡記」戲趣平淡了些，而「寶菱堂軼事」雖有濃郁而活潑的戲趣，題材却未免腐儒氣，總之，我們評選劇本，是為演出設想的。



張青琴

30. 6. 14 生

安徽合肥人

實踐家專畢業

■經歷／

中國文化學院助教、師

大國語中心教師、中國

文藝協會編劇研習班講

座、國防部國劇修編小

組委員、中國文化大學

戲劇系講師

■作品／

「芙蓉屏」、「忠烈紅顏」、「巾幗雙

英」、「忠孝兒女」、「中秋首義」、

「撫孤鋤奸」、「麒麟山」、「雲箋

記」修編「忠孝全」、「精忠報國」、

「獨佔花魁」、「一旅定江山」

圓鏡記 (破鏡重圓)

國劇劇本組第二名 張青琴

劇情大綱

陳後主以妹樂昌公主妻徐德言，賜以鴛鴦寶鏡。隋兵破建康，公主促德言逃，破鏡為二，各藏其半，期以三年，歲歲元宵，持信長安市上，以圖重聚。

德言伺隋軍去，始出，潛入太廟哭拜。遇族叔道士徐洪客，留居觀中。

公主至長安，入楊素邸，素欲納充下陳，公主誓死拒，俠女紅拂，亦在府中。憐其遇，每護持之。

德言得叔父助，欲赴長安踐元宵之約，中途遇盜，盡喪資斧，唯餘半鏡，乃乞食而前，行至臨淮，倒臥道旁。

嫠婦顧珍娘，開店餬口，憐徐救之。會病，女為延醫，且侍葯餌，蓋女見其儀表，心竊慕焉。

楊素元夜召諸姬侑觴，公主稱病獨留，陰賄府中蒼頭，持半鏡叫賣市中。比明，蒼頭歸云：「終宵無過問者。」還

鏡而退，公主不覺涕零。

德言留珍娘店中，經年始癒，珍娘置酒共飲，微露愛慕之忱，德言覺，以實告，女深受感動，贈川資助之成行。

楊素出征，携家伎同行，公主恐誤元宵之約，意不欲往，紅拂力勸其行，蓋恐萬石復萌故態也。

德言至長安，候至元宵，携鏡叫賣，而公主已去，自無問者。哀慟欲絕。轉念三年未滿，乃忍死以待。

楊素凱旋，已屆元宵。公主急命蒼頭持鏡，復出叫賣，始與德言遇，得其故，允為傳書，德言嚙血為之。

楊素侍宴歸，見蒼頭神色倉惶，縛訊之下，得血書，詰之，蒼頭不敢隱，素怒，嚴訊公主，公主悲慟自承，矢與所天共命，素益怒，拔劍擬之。紅拂引妙喻力加勸阻，素擲劍大笑，召德言款之，公主即席吟詩，詞旨凄婉，素喜，允遣二人南歸，且贈千金，以壯行色。

本劇為闡揚夫妻情重，誓死不渝之倫理道德，及仗義助人之俠義行為，而第三場「哭廟」徐洪客所云：「隋主政不恤民，國祚難久。」雖屬旁文，厥為要旨。

■角色分配及扮像表

劇中人	角色	扮	像	備	註
韓擒虎	老生	髻三，金大鐙，紅大靠，槍。			
尚司徒	淨	白三塊瓦，黑滿，扎巾，小額子，綠大靠，槍。			
麻叔謀	淨	黑花臉，黑扎，虎頭殼，小額子，黑大靠，大刀。			
樂昌公主	花衫	鳳冠，宮裝，古裝頭，古裝，斗篷			
徐德言	小生	忠紗，駙馬套，粉紅襟、高方巾，青素褶子，富貴衣，甩髮，學士巾，花褶子。			
徐洪客	老生	黑三，八卦巾，藍褶子，黑大坎肩，絲縑，拂塵。		背寶劍	
盜甲	副淨	歪臉，黑一字髯，袴衣，腰包，扑刀。			
盜乙	丑	腰子臉，茶衣，腰包，匕首			
紅拂	花旦	古裝，紅拂塵，斗篷，馬鞭			
顧珍娘	花旦	大頭，水鑽頭面，竹布袴褂，飯單，付面，腰巾，躡。			
醫生	丑	揉老臉，眼鏡，白五嘴，高方巾，古銅褶子，黑大坎肩，絲縑，高腰襪，夫子履。		藥箱	

蒼頭	丑	螃蟹臉，白四喜，黑軟羅帽，青褶子，大帶，高腰襪，便鞋	怯口(山西河南均可)
楊萬石	丑	豆腐臉，綠棒錘巾，綠花褶子，朝方靴。	
楊素	淨	粉紅老臉，(奸眉，如「取洛陽」蘇猷，按楊素應搨水白臉，但在本劇中表現不惡，故略示褒意)汾陽帽，紅襟，風帽，斗篷，馬鞭。	
管家婆	彩旦	彩旦頭，紫外褂子，紅繡花裙，大腳花鞋。	

第一場 渡江

(風入松牌子，四龍套，四下手，尚司徒，麻叔謀，韓擒虎上)

韓擒虎：某，韓擒虎，奉了楊元帥將令，趁此新正，陳人無備，自采石渡江，襲取建康，衆將官！

衆：啊！

韓擒虎：殺！

(急急風，同下)

第二場 破鏡

(四宮女，大太監，引樂昌公主上)

公 主：(唱西皮慢板)金玉質出天潢榮華安享，選新詩題寶鏡匹配鸞鳳，那徐郎擅詞章陳思一樣，我二人偕連理不羨鴛鴦，將酒宴擺至在凝香殿上，等駙馬下朝歸共飲(唱散)瓊漿。(坐外場，白)本宮——樂昌公主，小字瑤華，兄王大陳天子至德在位，皆因客歲元宵，嶺南入貢，內有一面鸞鴦寶鏡，產自殊方，光澤非常，可鑑毫髮，兄王命侍從之臣，各賦新詩，以作品題。有那太子舍人徐德言，才調超群，儀容出衆，詩句獨冠群曹，兄王見喜，賜鏡聯姻，結褵才及一載，夫妻十分恩愛。今日又逢佳節，特地安排酒宴，待與徐郎共飲，看雲開月朗，火樹銀花，真乃良辰美景也！(唱搖板)五色雲開星月朗，殿前管弦競悠揚。(起鼓，驚介)啊！(接唱)耳聽戰鼓連天響——(內喊：殺！)(白)哎呀！(接唱)殺聲四起為那椿？(白)哎呀！且住，這宮闈禁地，為何喊殺

連天，內侍！

大太監：奴婢在

公主：快去看來！

大太監：遵命！（急下）

徐德言：（內）走啊！（上，唱散板）寇警驚傳朝堂上，胡馬南來下建康，無端大禍從天降——（白）公主呀！（接唱）

再與公主說端詳。

公主：駙馬因何這等模樣？

徐德言：北國人馬，趁我元宵無備，襲取建康，已然殺入城中來了！

公主：你待怎講？

徐德言：殺入城中來了！

公主：這不……不好了！（唱小倒板）聽此言不由人魂飛魄喪——（散板）霎時國破又家亡，忍淚含悲把話講（白）駙

馬呀！（接唱）不知兄王在何方？（白）我家兄王，住那裡去了？

徐德言：手拉張孔二妃，拋下群臣，不知去向了。

公主：（作神介一鐘）……

大太監：（急上）啟稟公主，萬歲與張孔二妃，跳入胭脂井中，俱被隋兵所獲，無數甲士，闖入南掖門，搜宮來了！

公主：（哭介）喂呀……

徐德言：公主且莫啼哭，事到如今，你我夫妻，倒不如早尋自盡，作一雙同命鴛鴦吧！

公主：（叫頭）徐郎呀！我乃天潢骨肉，以身殉國，也是分所當然，可憐你數代單傳，倘若一死，豈不絕了祖宗血食

麼！

徐德言：（作神介，一鐘）……

公主：你……快快改換衣裝。逃走了吧！

徐德言：（叫頭）哎呀，公主呀！你我夫妻，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公主若是一死，我豈能偷生人世呀……（哭介）

公主：（叫頭）徐郎呀！我乃天潢貴胄，賊兵必然到處搜尋，與你同行，皆難倖免，倒不如你獨自逃生，以後或有重

逢之日。

徐德言：你若落入賊兵之手，難定吉凶，焉有重逢之日呀！

公主：妾身若被賊兵所獲，定要解往長安，沒入奚官。淪為奴婢，若說是重逢之日麼……來來來（取鏡介）這面鴛鴦

寶鏡，也曾成就你我的姻緣，如今將它破之為二，你我各持其半，自今而往，妾誓以三年，定守此身以待，歲

歲元宵，各持半鏡，往長安市上，沿街叫賣，夫妻或可重逢。倘若過了三年——徐郎呀！妾當待君於地下也！

(相擁哭介，唱散板) 國破家亡如板蕩，恩愛夫妻難久長，將寶鏡置案前中分為兩——(破鏡介)(白) 你……你快快更衣去吧！

(陰鑼，德言下場門下，公主取錦袱包半鏡，捧哭介，德言下場門上)

公主：徐郎啊！(接唱散板) 你……你快快逃走切莫徬徨。

徐德言 (叫頭) 駙馬！我夫 徐郎 呀……(相抱哭，大太監分開介)

(急急風，四下手，麻叔謀上，見德言)

麻叔謀：拿下了！(四下手，德言做身段)

公主：(接唱) 我這裡脫釵環忙拋地上——(摘首飾拋擲，向德言示意，下手搶拾，亂錘——掃頭，德言逃下，四宮女，大太監兩邊逃下)

麻叔謀：(看公主介) 啊哈……好一個絕色的女子，隨某回營，享不盡榮華富貴！

公主：住了！我乃金枝玉葉，誰敢無禮！

第三場 哭廟

麻叔謀：你是何人？

公主：我乃陳主之妹樂昌公主，國破家亡，份為俘虜，何懼斧質加身，你若敢相逼，有死而已。

麻叔謀：原來是一家公主，也罷！軍士們，將她送往中軍，聽候元帥發落便了！

公主：(哭介) 喂呀……

(衆擁公主同下)

徐德言：(內叫頭) 蒼天哪！天哪……(唱二黃倒板) 風料峭日昏黃蕭條市(上) 井……(接散板) 痛家亡傷國破血淚沾襟。(白) 唉……是我訣別公主，逃出宮來。隱姓埋名，竄身草野。三月有餘，聞得隋軍，已然班師回轉，我主盡室北行，公主也在其內。(拭淚介) 為尋舊跡，潛入都城，一路行來，到處頽垣敗瓦，滿街餓殍孤雛。好不令人傷心慘目……(小鑼一鑼，看介) 眼前不遠，太廟巍峨，想今日乃是清明，不免瞻拜一番，以盡臣子之誼。

(走圓場) 正是——亡國孤臣空飲恨，喪家遺孀暗吞聲。(看介) 唔呼呀！你看鴿翎蝠糞，堆滿金階，神主龍碑，東歪西倒，兀地不痛殺人——(唱反二黃倒板) 進享殿不由人肝腸寸斷，(叫頭) 高祖！武皇！唉！先帝呀！(叩頭，起，唱迴龍) 哭一聲高祖爺英靈在天，(原板) 起義兵滅侯景弭平叛亂，東西征南北剿才定江山，行德

政恤黎民寬仁恭儉，為國家每日裡食不求飽居不求安，應天意順人心登台受禪，後輩兒孫怎識你創業艱難？……高祖爺呀——又誰知天道無常國祚短，傳五帝只歷了三十二年，恨北虜發將來雄兵百萬，似狼奔如豕突席捲江南，我主爺受羈囚鑿與不返，他與那晉家的懷愍一般，痛公主隨聖駕北行赴難，無端的罡風起吹散了鳳鸞，怕的是夫妻們難以相見——難以（唱散）相見——公主，我的妻呀……

（徐洪客暗上，聽介）

徐洪客：（唱散板）享殿內放悲聲所為那般？（入介，白）此位相公，因何這般的悲痛啊？

徐德言：這個……

徐洪客：相公但放寬心，貧道雖是出家之人，所食所踐，莫非南朝茅土，你只管將實情相告，不必隱瞞。

徐德言：仙長啊！（唱二黃搖板）小生本是天家眷——

徐洪客：是何爵位？

徐德言：（接唱）樂昌公主配良緣。

徐洪客：哦！請問貴鄉何處？

徐德言：（接唱）祖貫揚州江都縣——

徐洪客：尊姓何名？

徐德言：（接唱）我姓徐——（洪客點頭介）名字是德言。

徐洪客：如此說來，你我乃是同宗，你可曾知道麼？

徐德言：恕小生不知，多有得罪。

徐洪客：我與你父，乃同族弟兄，自幼出家，雲遊四海，去歲來至建康，在棲霞山通真觀掛單暫住，聞得當朝駙馬，乃

是同宗，山野之人，懶親富貴，因此不曾相見。

徐德言：原來是叔父到了，受小侄一拜！（拜介）

徐洪客：不必拜了！（扶介）賢侄此後作何行止？

徐德言：一身落魄，到處飄蓬，皆因與公主有三年之約。冀可重逢，故而忍死以待。

徐洪客：既然如此，你且隨我暫住通真觀中，那隋主不恤臣民，一味淫刑暴斂，享國斷不能久長，你留此有用之身，待

時輔佐真主，以濟蒼生。倘有機緣，也好與公主相會。

徐德言：如此多謝叔父！

徐洪客：賢侄隨我來！（同下）

第四場 守志

管家婆：（內）喂！（上，唸引子）伺候當朝首相，專門兒——管理姪娘。（坐外場，丫環暗上）我——越國公楊丞相府裡管家婆的便是，我這個管家婆，可與眾不同，別名兒叫房老，甚麼叫做房老呀！就是專管府裡的侍妾歌姬，凡是她們傳觴侑酒，疊被鋪牀，一應的差使，都得聽我老人家的指揮。這且不言，我們相爺有個規矩，看中了誰，就賞她一枝並蒂玉蘭花，叫她當夕侍寢，今兒個相爺吩咐下來，叫我們把這玉蘭花，賞給歌姬陳瑤華。這丫頭的運氣來啦！想她乃是陳國的公主，出身不比尋常。日後得了老爺的歡心，保不定就會爬到高枝兒上去啦，我得先跟她買個好兒，我說丫頭哇！

丫環：有！

管家婆：捧著這個匣子，跟我梨香院走走！（圓場）到啦，叫門去！（丫環叫門介）

紅拂：（下場門上，唸）脂粉叢中藏俠骨，笙歌隊裡隱豪情。（開門介）媽媽來啦，請進！（同入介）

管家婆：（坐外場）我說紅拂呀！瑤華在那兒哪？我要見見她。

紅拂：瑤華呀！她病啦！

管家婆：哦？病啦，重不重啊？

紅拂：待我把她攙出來，媽媽一見，便知分曉，（上場門暗下）

管家婆：（自言自語）真不湊巧，她怎麼病啦！

（紅拂扶公主病容上）

公主：（唱二黃散板）皇家胄做歌姬身淪下賤，滿懷中相思債病骨關珊，擁翠衾猛聽得媽媽呼喚——我這裡強扎掙施禮向前。（白）媽媽萬福！

管家婆：坐著，坐著！（公主、紅拂坐介）讓媽媽瞧瞧，哎喲！病得這個樣兒啦，怎麼不早言語一聲兒，媽媽也好給妳

請大夫呀！

公主：多謝媽媽關注。

管家婆：好說，好說！

公主：媽媽呼喚，有何吩咐？

管家婆：我說姑娘，妳可是大喜啦！

公主：奴有愁腸萬斛，喜從何來呀？

管家婆：相爺見妳美貌多才，十分歡喜，賜妳並蒂蘭花一枝，要妳當夕侍寢、（公主驚介）從今以後，妳可就飛上高枝兒去啦！這不是——椿喜事嗎？

公主：（哭介）喂呀——（唱散板）聽一言嚇得我容顏改變，連日來擔心事終到眼前，奴豈肯失貞節枕衾來荐——（神介，白）罷！（接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拭淚介）

管家婆：我說姑娘呀！妳怎麼這麼各別呀！別人接到這枝並蒂蘭花，樂得跟什麼似的，妳怎麼倒哭起來啦？

公主：我乃有夫之婦，柳敗花殘，焉能侍奉相爺？

管家婆：咳！我知道，妳是金枝玉葉，可是到了這個節骨眼兒，還講什麼三貞九烈呀！要是惹惱了相爺，妳可就吃不了兜著走嘍！

公主：奴心意已定，相爺若來逼迫，有死而已！

管家婆：（怒介）死，只怕沒有那麼容易吧！

紅拂：媽媽您先別生氣，看她病得這個樣兒，也不能伺候相爺，您把她交給我，慢慢兒地勸她，您看好不好哇？

管家婆：相爺要是不答應呢？

紅拂：您就說她病體沉重，臥牀不起，相爺要是不信，還有我哪！

管家婆：好，妳是相爺跟前一個大紅人兒，有妳我就放心啦！咱們回頭見！（下，丫環隨下）

公主：（哭介）喂呀……

紅拂：我說妹妹，那個老梆子已經走啦，你有什麼心事，跟姐姐我說說，大小也替妳拿個主意呀！

公主：姐姐呀……（哭介，唱二黃原板）未開言不由人珠淚如霰，憶前情思往事滿腹淒酸——

紅拂：妳別難過，慢慢兒地說下去！

公主：（接唱原板）遭不幸晴空霹靂良緣拆散，在深宮訣別時盟下誓言。

紅拂：什麼誓言哪？

公主：（接唱原板）分寶鏡我二人各持一半，約定了三年之內歲歲元宵夫妻相會在長安，但不知他在何方潛身遠患，我忍辱偷生都只為待踐前言。

紅拂：可憐哪！可憐！

公主：（接唱原板）眼見得山海誓毀於（唱散）一旦——（白）姐姐呀！（接唱散板）我本當捨命全貞怎奈是盟約未踐

倒教我生死兩難——

紅拂：呀……（神介，接唱散板）鶴鱗情深似海世間罕見，紅拂女怎忍心袖手旁觀？濟36扶危平生願，籌良策成就她節義雙全。（白）妳這麼一說，我倒想出一個主意來啦！

公主：事到如今，還有何主意呀？

紅 拂：待我去回稟相爺，說妳是陳室懿親，國破家亡，必須持服三年，方能從命，他雖然勢焰薰天，倒也有幾分英雄氣量，跟他這麼一說，八成兒就不來逼迫於妳啦！

公主：姐姐恩深義重，粉身難報！

紅 拂：言重了，妳身上有病，快快歇息去吧！（扶公主起介）

公主：（唱散板）賢姐姐蕙質蘭心俠義膽，施妙計保貞節恩重如山。

紅 拂：（接唱）你夫妻情比金石天地鑿，

公主：（合唱）但願得早日裡破鏡重圓！（同下）

第五場 遇劫

徐德言：（內）走哇！（背包裹上，唱西皮搖板）別叔父赴長安妻房尋找，踐盟約怎願得水遠山遙？看紅日照秋林群鴉

亂噪——（圓場）

二強盜（下場門內喊）吆喂——（嘯啞嗆，跳出，掃頭，德言驚倒，抖介）

盜 甲：此山是我開。

盜 乙：此樹是我栽。

盜 甲：有人從此過。

盜 乙：留下買路財。

盜 甲：牙逆半個說不字。

盜 乙：這一刀一個（同作勢介，同唸）管殺不管埋。

徐德言：大王饒命呀……

盜 甲：那一牛子，留下買路的金銀，放你過去！

徐德言：我乃落魄書生，身無長物，求二位大王，高抬貴手，放我過去吧！

盜 甲：講什麼閒話，第二的。

盜 乙：有！

盜 甲：將他的包裹打開，看看有什麼油水。

盜 乙：你拿過來吧！（奪包裹，打開看介）我說老大大呀，這小子油水不多，還不夠咱們哥兒倆樂和一天的呢！

盜 甲：把他的衣服剝了下來。

盜 乙：是啦！（強脫德言衣介）

徐德言：天氣苦寒，將我的衣服脫下，豈不活活凍死？大王行行好事吧！

盜 乙：強盜發善心？沒聽說過，乖乖兒地給我脫破！

徐德言：（遲疑介）……

盜 乙：不脫！（舉刀作勢介）不脫，我先宰了你，看你脫不脫！

徐德言：脫脫脫（脫衣，露出錦襪，急遮掩介）

盜 乙：（看見）這是什麼呀？

盜 甲：想必是珍奇之物，快快看來！

（盜乙強奪，德言不給，嗆嗆另嗆，嗆嗆另嗆，盜乙踢德言搶背，搶錦襪介）（二盜爭有介）

盜 甲：哈哈……

盜 乙：呸呸呸！敢情是這麼個玩意兒！

徐德言：二位大王，金銀任憑取去，將此鏡把還小人吧！

盜 乙：還你——沒那麼容易！

盜 甲：我來問你，此物有何用處？

盜 乙：對，問問他。

徐德言：此鏡二位大王要它無用，在小人却是性命交關，望求二位大王，大發慈悲，把還小人吧！（叩頭哭介）

盜 甲：哈哈……第二的！半面破鏡，講什麼性命交關，我看此人，必是失心病狂，看他哭得可憐，還他去吧！（擲鏡，

德言急拾起，裹好，置懷中）

徐德言：多謝大王！多謝大王！

盜 甲：便宜你了！（二盜持包裹下）

徐德言：且喜寶鏡未被奪去，只是資斧俱喪，這便怎麼處了——也罷！事已至此，只得乞食而前，縱然死在溝渠，也在

所不計，我就是這個主意，我就是這個主意！正是：一心尋故劍，百折不回頭！（下）

第六場 沈疴

顧珍娘：（內）啊哈！（上，唸數板）奴家——奴家生命不強，結髮夫妻不久長，可嘆公婆都早喪，無兒無女受淒涼，

隻身缺少謀生計，臨淮驛前開店房——開店房。（坐外場）奴家，顧珍娘，青年寡居，上無公婆，下無子女，孤身一人，在這臨淮驛前，開了一座小小的店房，勉強糊口，看天兒不早啦，待我打開店門，（立起、開門、風雨聲）哎喲！好冷的天哪！

徐德言：（內）苦哇！（上，唱西皮散板）中途路過強人資斧喪盡，身無衣腹無食凍餒難禁，眼睜睜重圓夢終成泡——（哭頭）影——我的妻呀——（匡匡另匡，匡匡另匡，掃頭，昏倒介）

顧珍娘：哎喲！這個人怎麼啦！（扶德言起，進門，德言坐內場介）待我灌他點兒薑湯。（取碗灌介）

徐德言：（醒介）苦殺我也！

顧珍娘：你醒啦！

徐德言：小生飢寒交迫，倒臥門前，想是小娘子搭救於我？

顧珍娘：不錯，是我把你扶進來的。

徐德言：（欲起立介）多謝救命之恩！

顧珍娘：（急攔介）你先別動彈，我問問你，你為何落得這般光景啊！

徐德言：小娘子呀！（唱西皮搖板）千里投親把京進，中途路上遇強人，資斧行囊遭搶盡，無奈何乞食奔途程。

顧珍娘：可憐哪，可憐！我問你姓甚名誰？家鄉何處？做何生理呀？

徐德言：這個……（接唱）家住江南揚州郡，我余德本是個落魄書生。

顧珍娘：你一個讀書人，落到這步田地，越發的可憐啦！

徐德言：請問小娘子尊姓高名？

顧珍娘：我叫顧珍娘，夫主早亡，又無子女，在這臨淮驛開了這座店房，這兒有現成的酒飯，我給你熱點兒來，也好擋

寒充飢。

徐德言：多謝小娘子！

顧珍娘：（取酒飯、杯箸）你趁熱用一點兒吧！

徐德言：（吃、喝介，唱搖板）勝似漂母飯韓信，萍水相逢感大恩，一霎時只覺得心如湯滾——（白）哎呀！（接唱）怕

的是身遭二豎侵。（昏介）

顧珍娘：余相公！余相公！（撲介）哎喲！混身滾熱的，八成兒是病啦！我趕緊請大夫去！（扶德言暗下，即上，走圓

場，叩門介）大夫在家嗎？

醫生：（下場門內）幹什麼的？

顧珍娘：請大夫看病的。

醫生：（內）今天不看病。

顧珍娘：為什麼呀？

醫生：（內）日子不好。

顧珍娘：看病還要揀日子呀？

醫生：（內）你不知道，吃我的藥得碰運氣。

顧珍娘：人家得的是急病，您就辛辛苦苦吧！

醫生：（內）來了——（背藥箱上，唱小調）正月裡來正月正，我跟小妹妹逛花燈，一呼呀呼呀，一呼呀呼呀——

顧珍娘：真是急驚風碰見慢郎中，快點兒跟我走吧！

醫生：（上下打量珍娘介）妳不是吉升店的顧珍娘嗎？

顧珍娘：不錯，是我呀！

醫生：妳……妳怎麼還活著吶？

顧珍娘：咳！大清早起，多麼喪氣呀！好好兒的，我幹麼不活著呀？

醫生：前些日子，你不是找我看過病嗎？藥吃了沒有？

顧珍娘：吃啦！

醫生：真的吃啦？

顧珍娘：那還有假的嗎？

醫生：算妳命大！

顧珍娘：（拉介）快點兒走吧！（圓場，進門介）您先坐下，我把病人攙出來。

醫生：坐著坐著！（坐桌左介）

（珍娘扶德言下場門上，坐內場，珍娘立小邊）

醫生：我先把把脈（把脈介）嗯！這個病人八成兒是害喜吧！

顧珍娘：咳，人家是個男人！

醫生：怎麼啞！是個男人哪！我摸著他的手，看著妳的臉，就想到婦科上去啦！再來再來——（細把脈介）哎呀！他這

個病可不輕啊！

顧珍娘：什麼病呀？

醫生：飢飽勞碌，感冒風寒，外帶著憂傷過度、裡外交加，乃是傷寒重症！

顧珍娘：算你瞭對啦！

醫生：什麼話呀！

顧珍娘：還有救嗎？

醫生：不要緊，咱們有藥，（開箱取藥介）一吃就好，可有一件，好了之後，可得多多調養，過半年十個月的，才能夠復原，不然要是一重癆，他這條小命，可就不保啦！

顧珍娘：謝大夫！

醫生：我走啦！（坐著不動）

顧珍娘：喝杯茶再走吧！

醫生：不喝不喝，我走啦！（仍不動）

顧珍娘：要不，吃了飯再走吧！

醫生：不吃，謝謝，我走啦！（立起，又坐下介）

顧珍娘：您還有什麼說的嗎？

醫生：這個……沒有……我的馬……

顧珍娘：您是騎了馬來的嗎？

醫生：咳！（發急介）我的馬錢

顧珍娘：哎喲！我給忘啦！（取錢付醫生介）

醫生：這可能有點兒不好意思的（接錢下，又上介）我說珍娘呀！

顧珍娘：幹甚麼？

醫生：他這個病啊……（附耳囑咐介）

顧珍娘：咳！別胡說八道啦！（醫生下，行弦，珍娘向下場門看，轉身，關門，看德言介）呀……（唱西皮搖板）我看

他貌端莊定非凡品，雖然是衣襟瘦骨嶙峋，（行弦，看德言神介接唱）好似萍末微風波生古井（扶德言至下場門，德言暗下，珍娘向上場門取茶杯，放藥介，接唱）但願得老太醫妙手回春。（下）

第七場 驚夢

公主：（內唱二黃倒板）辭故國入長安山河色變——（上唱散板）損紅顏翠黛度日如年，老蒼頭賣半鏡未見回轉。（坐外場）但不知可能夠重續前緣？（白）今乃上元佳節，是我買囑府內蒼頭，持鏡往市中叫買，聽樵頭已打三更，尚未回轉，叫人好生懸念也！（唱四平調）憶疇昔與徐郎兩情纏綿，閨房中畫眉樂思愛纏綿，我只道賦雙飛再無遺憾，又誰知一旦間國亡家破，勞燕分飛，不能夠周全，強偷生圖僥倖見郎一面，（行弦，轉入內場椅坐介，接唱）圓破鏡只怕是難上加難——（昏睡介，入夢，陰鑼，德言駢馬衣冠上，公主起立，欲拉德言，德言後退，

緩緩下。公主復坐內場椅睡介，四下手，麻叔謀上，下手下場門拉德言——甩髮，青褶子——上，亂鍾，德言掙扎翻扑逃下，衆追上，德言再上，衆追上，德言翻扑，麻殺德言，衆同下，公主猛醒）駙馬，徐郎，夫哇！（哭介，唱散板）適才間見駙馬屍橫血濺，嚇得我魂靈兒飛向九天，猛然間睜開了惺忪睡眠，（白）啊！（接唱）却原來意迷離夢繞情牽。（起立向外看介，白）呀……（接唱）天欲曉老蒼頭未見回轉，怎不令人望眼欲穿？（坐外場）

蒼頭：（上，唸）阿誰求半鏡，空自立終宵。

公主：哦！老院公，你回來了。

蒼頭：回來了！

公主：可曾有人買鏡？

蒼頭：老漢叫賣了一夜，休說是買，連看一看的也無有，原物奉還，我要睏覺去了！（交錦袱介）

公主：（接袱，開看，哭介）喂呀……

楊萬石：（內）哎咳——（上唸）懶學弓馬愁為將，不讀詩書想作官。（白）我，三少爺楊萬石，我們府裡，有一個歌姬陳瑤華，乃是陳國的公主，長得十分美貌，要說女人，我見得多啦！就是沒嚐過公主的滋味，今天老頭子在前堂擺宴，慶賞元宵，歌姬們都去伺候，只有陳瑤華，說是染病在牀，沒有出來，趁此機會，正好去跟她近乎近乎。（入介）瑤華呀，妳看誰來啦！

公主：（立起）三公子到此何幹？

楊萬石：聽說妳病啦，來看看妳呀！（邊說邊走近介）

公主：你……休得近前！

楊萬石：哈哈！好妳個小丫頭片子，別覺著妳是個公主，如今晚已經成了我們府裡的丫頭啦，三少爺喜歡妳，妳敢不識抬舉嗎？（向前拉公主，公主推開，逃避介）哈哈！我看妳往那兒跑！（唸撲燈蛾）丫頭好大膽、好大膽——給臉不要臉——

公主：（慌急叫介）救人哪——

楊萬石：（接唸）任妳喊塌天，誰敢把閒事管？（抓住公主介，紅拂急上，略一抬手，萬石跌倒介）

紅拂：三公子，你可知道，連老爺還許她持服三年哪！你若要無禮，稟明老爺，要你的好看！

楊萬石：（爬起介）好好好，攔著你的，攔著我的，騎驢看唱本兒，咱們走著瞧！（下）

公主：喂呀……

紅拂：幸好筵席散啦！我剛巧趕回來，楊萬石這小子，連他爹都不喜歡他，妳不用害怕，以後多留點兒神就是啦！

公主：多謝姐姐！（紅拂扶公主下）

第八場 辭愛

徐德言：（上，唱西皮搖板）感不盡顧珍娘恩高義厚，相逢萍水將我收留，看北雁又南飛深秋時候，我必須奔長安故劍尋求。（坐外場）

顧珍娘：（捧杯壺上，唱搖板）清早起安排下佳有美酒，心腹事難啟口欲語還羞。（放杯壺介，看德言羞喜介）

徐德言：（立起介）恩姐這做什麼？

顧珍娘：你的病已經全好啦，今兒個店裡沒住下客人，我備了幾樣兒菜，一壺酒，是給你起病的。

徐德言：多謝恩姐！

顧珍娘：請坐！（擺橫桌，兩邊坐介，斟酒介）你先喝一杯！

徐德言：恩姐請！

顧珍娘：請，（飲介）

徐德言：（略飲，放杯，嘆介）唉——

顧珍娘：（神介）怎麼好好兒的歎起氣來啦！

徐德言：萍水相逢，多蒙搭救，此恩此德，只怕今生——唉——無從答報了！

顧珍娘：（神介）這話從何說起呀？

徐德言：小生病體已痊，就要辭別恩姐，夠奔長安去了。

顧珍娘：哎呀！我說余相公，如今晚兒已是九月深秋，此去長安，越來越冷，你病體初癒，那禁得起跋涉之苦，況且你——

——莫怪我直言——你有盤纏嗎？

徐德言：小生去意已定，何懼跋涉之苦，若說盤費麼——想當日也曾沿街乞討，此番前去，何妨舊調重彈！

顧珍娘：（神介）哎哟……我問問你，此去長安，可是探望父母？

徐德言：不是的。

顧珍娘：同胞的兄弟姐妹？

徐德言：也不是的。

顧珍娘：既不是探望至親骨肉，又何必這樣捨死忘生，依我說呀……你就……你就……

徐德言：怎麼樣啊？

顧珍娘：你……你就別走啦！（羞介）……

徐德言：呀……（起立，唱搖板）聞此言不由人低頭暗忖，我怎忍辜負她一片深心？念前盟思結髮五衷耿耿。——（行弦，白）罷！（接唱）到如今我只得吐露真情。（白）恩姐，妳道我真個姓余名德麼？

顧珍珠：（一驚，立起介）哦，你在我這兒，住了都快一年啦，連個真名實姓都沒講，你……你到底是在幹什麼的呀！

徐德言：恩姐呀！（唱流水）徐德言我本是皇家貴近，樂昌公主匹配婚姻，喪亂遭逢多不幸，闔宮的眷屬俱北行，夫妻們相約在元宵合破鏡，三年之內苟且偷生，因此上不避艱難長安奔，望求恩姐（唱散）諒此情。

顧珍珠：呀……（唱搖板）他本是皇家眷埋名隱姓，不知者不怪罪你切莫生嗔。

徐德言：國破家亡，徒增慚愧！

顧珍珠：既然把話講明，我何忍留你在此！（神介）也罷！這些年我也攢下了幾十兩銀子，還有亡夫留下的寒衣數件，

待我打點起來，趁天色尚早，就此送你登程！——這杯水酒……唉……就算為你餞行吧！（背供，唱搖板）合歡

酒倒做了離別飲——（斟酒介，接唱）淚潸潸哽咽話難云，祈蒼天保佑你早圓破鏡——（將酒杯遞德言，拭淚介，

接唱）從今後休念我薄命之人。

徐德言：恩姐呀！（接唱搖板）恩姐妳待小弟仁至義盡，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自古道聚散離合皆前訂，今生難報待來生。

（行弦，施禮介，珍珠向台裏取包袱付德言，德言背好，又深施一禮，珍珠欲攙扶，又將手縮回，二人互望，

德言嘆氣介下，珍珠目送）

顧珍珠：我說你回來——（德言復返）你今此去，倘若遇見公主，千萬給我送個信兒來！

徐德言：那是自然，恩姐回房去吧！（下）

顧珍珠：（行弦，向下場門呆望，良久）唉……（唱搖板）眼望他過楓林消失背影，這才是各有姻緣莫美人！（身段下）

第九場 從征

（紅拂，公主同上）

公主：（唱西皮搖板）慰離愁且喜有閨中良伴

紅拂：（接唱）憐惜妳守清標情比石堅。

公主：（接唱）掩啼痕侍華筵蛾眉強展。

紅拂：（接唱）早不覺雁南翔霜葉凋殘。

（分坐兩邊介）

丫環：（上，唸）美人帳下酣歌舞，壯士軍前決死生。（白）二位姑娘！相爺奉旨出征突厥，命府中歌伎，隨軍前往，

二位姑娘早點兒打點行裝，準備起行吧！

紅拂：知道啦！（丫環下）

公主：啊！姐姐！目下已近初冬，倘若從征日久，豈不誤了奴與徐郎元宵之約麼？

紅拂：話是不錯，只是妳若不去，一來怕惹惱了相爺，變生不測，二來，那楊萬石有機可乘，定然又來糾纏於妳，到了那時候，沒有姐，我在妳身邊，可就無人解圍啦！

公主：這個……

紅拂：再者說，那徐郎來與不來，尚還未定，妳若不去，落在小賊手中，可就來不及啦……人生遇合，自有天意，倘若妳夫妻前緣未斷，總有重逢之日哪！

公主：姐姐金玉良言，小妹從命就是！

紅拂：既然如此，咱們收拾行裝去吧！正是：勉赴戎行因避禍。

公主：還期鴛鏡得重圓。唉……（同下）

第十場 孤歎

徐德言：（持半鏡，感容上，哭介）公主呀……是我千辛萬苦，來到京師，恩姐所贈銀兩，俱已耗盡，只得寄住仁壽寺

中，抄經餬口，巴到昨日元宵，持鏡往街頭叫賣，徘徊終夜，並無一人理睬，只怕公主，已然不在人世了……

（哭介）公主若死，我焉能獨生？不如自尋死路，圖個九泉相會便了！（唱二黃散板）終宵賣鏡無人問，只怕

公主棄凡塵，例不如殉情一死尋自盡……（行弦，白）慢來呀！慢來！（接唱）三年未滿我暫且留此殘生。（白）

我與公主，相約三年，元宵今才二度，公主若在，我今一死，豈不有負前言——也罷！且自耐心等候，倘若明年此日，仍然杳無音訊，再死也還不遲！（敲鐘聲）聽佛殿鐘聲，又是早齋時候了，正是：偷生甘寄食，忍死且依人！唉！公主呀……（哭下）

第十一場 班師

楊素：（內）衆將官！（衆應）班師回朝者！

（八龍套），四偏將、四靠將、中軍、引楊素上）

衆：（繞場，唱南普天樂）列旌旗，風雲擁，響鼓擊，山川動，運神機盡息邊烽，凱歌揚意氣如虹，看兵強將勇，征塵遮碧空，好見麒麟閣上，畫像標功。（倒脫靴，楊素下，衆隨下。連場，四丫環騎馬，紅拂騎馬，公主坐車，跑三插花）

公主：（唱快板）朔風吹動旌旗捲，鼓角如雷奏凱還，雨雪紛紛笳聲慘，物換星移又一年，心中只把——（唱散）伊人念——（四丫環，紅拂下，接唱）遙望著白雲深處是長安。（車夫同下）

第十一場 鬧燈

（六遊人上，過場下）

徐德言：（內）賣鏡啊！賣鏡啊！（捧錦被裏鏡——插草標上，唱二黃散板）一處處火樹銀花風光燦爛，想前情不由人珠淚連連，捧寶鏡在街頭高聲叫喚——（吆喝）賣鏡啊！（內敲鑼鼓）呀……（接唱）看那旁龍燈到我暫避道邊。（翻向台裡，龍燈，獅子上，略舞下，轉向台口，白）看這繁華景象，不減江南，只是時移物換，人事全非，怎令人傷心飲泣也！（拭淚介）唉……我與公主，三年之約，盡於今宵，再若信杳音空，只索自了殘生，與我那公主，相逢於地下了……（哭介，唱散板）任憑我口乾舌鏹天街踏遍，更無人來過問也是枉然，眼睜睜夫妻們難得（哭頭）見……公主我的妻呀……倒不如尋一死相會九泉。

蒼頭：（內）賣鏡呀！賣鏡呀！——

徐德言：（側耳聽介，唱散板）耳聽得賣鏡聲分明不遠，願不得人潮湧我急走忙前！（撩衣，急走小圓場，六遊人下場門上，擋住德言，一翻兩翻，德言撞倒一人，急下）

遊人：（爬起介）哎喲！哎喲！這小子瘋啦！（同下）

第十三場 合鏡

蒼頭：（內）賣鏡啊！賣鏡啊！（唱歌）可憐勞與燕——（上，接唱）分飛值亂離，何當圓破鏡，重見賦雙棲。（白）老漢，越國公府一個蒼頭便是，可笑那位陳家的公主，剛剛從征回來，旁的事兒一概不問，只把這半面破鏡，付與老漢，叫我沿街叫賣，還要唱這幾句歌兒，不知是何道理？依我看哪！是一輩子也找不著主顧嘞！（吆喝）賣鏡啊！賣鏡啊！（下，連場德言急上）

徐德言：（四下尋找介）哎呀……叫賣之聲，分明就在左近，怎麼我找他不到哇？！

蒼頭：（下場門內）賣鏡啊……

徐德言：（聽，點頭，向下場門一指，追下）

蒼頭：（下場門上）賣鏡啊！（唱）可憐勞與燕，分飛值亂離……（邊唱邊走，上場門下）……

徐德言：（下場門急上，尋找介）怎麼又不見了？！

蒼頭：（上場門內）賣鏡啊——

徐德言：（聽，點頭，上場門追下）

蒼頭：（上場門上）賣鏡啊！何當圓破鏡——（德言上場門跟上，聽介）重見賦雙棲。（歸大邊，欲下）

徐德言：（追上拉住介）老丈慢走，你……你賣的可是半面古鏡麼？

蒼頭：（背供）呵呵！果然沒有不開張的油鹽店哪！（轉對德言）正是半面古鏡，你可要買？

徐德言：拿來我看！

蒼頭：慢來，慢來！此物的主人言道，必須持有那另一半古鏡者，才能與他觀看！

徐德言：（舉錦袱介）那半面古鏡，正在我手。

蒼頭：如此，你我一同看來！（二人打開錦袱，合鏡介）

徐德言：（捧鏡哭介）公主哇……（蒼頭作神介）我來問你。此鏡之主，是甚等樣人？

蒼頭：乃是一家公主，姓陳名瑤華。

徐德言：她……她現在何處？

蒼頭：在越國公楊丞相府內，充當一名歌姬。

徐德言：（拉蒼頭）走走走！

蒼頭：那裡去？

徐德言：快快帶我與她相見！

蒼頭：相爺家法森嚴，老漢天膽也不敢哪！

徐德言：老丈行個方便吧！（跪介）

蒼頭：你是她的什麼人？

徐德言：她夫徐德言。

蒼頭：哎呀呀！你乃一朝駙馬，老漢失敬了！（作揖介）

徐德言：（羞介）慚愧……

蒼頭：看你夫妻，甚是可憐，也罷！你且寫一字柬，老漢與你傳遞傳遞，倒還使得，只是無有紙筆……

徐德言：這紙筆麼……也罷！（將兩面半鏡，包入一個錦袱，揣入懷中，咬指，在另一錦袱上寫詩介）望求老丈，送與公主，就說我徐德言，住在仁壽寺中，若念夫妻之情，勉圖一會！小生縱死九泉，也感你的大恩大德！（一跪）

蒼頭：（扶介）言重了！（退，德言再搶前跪，再扶）言重了！（再跪，再扶）言重了！（蒼頭先下，德言隨下）

第十四場

團圓

（四校尉內喊道，引楊素上）

楊素：（唱兩皮搖板）上元夜在宮中君王賜宴，（流水）雞人報曉曙光寒，某擐甲持戈常征戰，到如今才得樂安閒，下得轎來某就忙把府門轉——（下轎）

（蒼頭下場門暗上，見楊驚慌欲避介）

楊素：啊！（唱散板）神色倉惶為那般！（白）你這廝神色倉惶，莫非做下甚麼不公不法之事麼？

蒼頭：這……這小人不取！

楊素：押了進來！

（楊入，坐外場，四丫環兩邊暗上，蒼頭跪大邊介）

楊素：與我搜！

校尉：啊！（搜蒼頭，見血書）有血書錦袱一幅。

楊素：待老夫看來！（看介）這是那裡來的？

蒼頭：在大街之上，一個落魄書生，付與小人的。

楊素：要借送與那個？

蒼頭：（不語）……

楊素：與我打！（校尉作勢介）

蒼頭：慢來，慢來！那書生要小人送與府中歌姬陳瑤華！

楊素：有這等事？！丫環！

丫環：有。

楊素：喚瑤華前來見我！

丫環：是！（二丫環下）

楊素：少時瑤華到來，你要與她質對質對！

蒼頭：是是是！

楊素：押了下去！（二校尉押蒼頭下）（二丫環，公主上）

公主：（唱西皮散板）獨坐在後房中千思百轉，老蒼頭到此刻不見回還，那楊素在前堂將奴來喚，莫非說他記起了三載之言？（行弦，神介，白）罷！（接唱）我也曾與徐郎信誓旦旦，又何妨拚一死血濺階前。（白）參見老爺，有何吩咐？

楊素：（擲血書介）自去看來！

公主：（拾看，唸介）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哭介）喂呀……

楊素：將那老狗押了上來！（二校尉推蒼頭下場門上，公主一驚介）這血書是何人所寫？

蒼頭：一個落魄的書生。

楊素：叫你送與那個？

蒼頭：歌姬陳瑤華！

楊素：那一個？

蒼頭：（指介）就是她！

楊素：賤人大膽！（唱西皮搖板）賤人做事好大膽——（快板）不該私自把書傳，那書生他是那一個！快快與我吐真言！

公主：（接唱快板）我與他本是多情眷，干戈拆散好姻緣，地老天荒心不變，他千山萬水到此間。

楊素：你二人可曾相見？

公主：（接唱快板）侯門似海難相見，才知道咫尺是蓬山。

楊素：他叫什麼？

公主：徐德言！（紅拂暗上、偷聽介）

楊素：哦——徐德言——他乃遁逃之人，竟敢自投羅網！

公主：老爺呀！（唱快板）可憐他一心求故劍，忘生捨死入長安，望老爺容我夫妻見一面，到來生變犬馬結草啣環。

楊素：呀呀呸！（唱快板）老夫待妳恩非淺，三年奉養也徒然，痴心妄想重相見，我送你二人赴黃泉！

公主：（接唱快板）當年也曾盟誓願，實指望破鏡得重圓，既然是夫妻難得見，做一雙同命鳥（唱散）倒也心甘。

楊素：好惱！（唱散板）千軍萬馬聽驅遣，小賤人膽敢犯吾顏，惡狠狠拔出了龍泉寶劍——（拔劍作勢介）

紅拂：（急入，托楊手，跪介）老爺且慢！（接唱散板）望老爺息雷霆且聽奴言。（白）我說老爺，您乃開國元勳，功

在社稷，又是當朝首相，位極人臣，理應該表彰忠臣孝子，節婦義夫，才可以正人倫，宣教化，他二人可算得忠孝節義，四字俱全，想當年恆溫之妻，尚能容李勢之女，至今傳為佳話，事雖有異，義則相同，老爺若殺了他夫妻，豈不被冥冥之中南康公主所笑嗎？

楊素：（愕然片刻，大笑介）啊哈……（唱散板）聽罷了小紅拂片言相勸，有老夫在座上失笑啞然，兒女情打動了英雄肝膽——（擲劍，白）你等起來！（接唱）妳二人怎識我袖內機關？（白）老夫並未真個著惱，適才所為，特相試耳！蒼頭！（紅拂、公主起介）那徐相公現在那裡？

蒼頭：仁壽寺中

楊素：請他過府，老夫自有主張。

蒼頭：此人落魄得緊哪！

楊素：連備衣冠與馬，迎他前來！

蒼頭：遵命！（抹汗介，下，四校尉兩邊暗下）

公主：（叩頭介）老爺此恩此德、沒齒難忘！

楊素：不必如此，後面更衣去吧！

公主：是！（與紅拂自上場門下）

蒼頭：（內）徐相公隨我來！（引德言上）

徐德言：（唱散板）那楊素命蒼頭將我傳喚，是吉凶與禍福難以詳參，盼只盼夫妻能得見——（行弦）

蒼頭：徐相公，見了我家老爺，你要小心一二呦！

徐德言：哎也！（接唱）那怕他刀山劍樹也要向前。

蒼頭：請少待，（入介）啟老爺，徐相公到。

楊素：有請

蒼頭：有請徐相公！（下）

徐德言：（入介）丞相在上，晚生拜見（拜介）

楊素：（扶介）你乃一朝駙馬，老夫安敢當此大禮，請坐！

徐德言：謝坐！（坐大邊介）

楊素：足下不辭跋涉，千里尋妻，義重思深，令人可敬！

徐德言：豈敢，望求丞相，開天地之恩，容我夫妻一見！（搶跪介）

楊素：（扶介）那是自然，你且少坐片時，即便來也。（紅拂，公主上）

公主：（唱搖板）楊越公量寬宏令人可感，但願得他許我夫婦團圓，急忙忙到前尚舉目觀看——

徐德言：我妻 瑤娘

公主：（對看）我夫 徐郎 呀……（相抱哭介）

楊素：嘿嘿！（接唱搖板）鐵石人見此情也要心酸。（白）你二人不必如此，夫妻重逢，乃是喜事，待老夫設宴相慶，

以盡地主之誼，左右！（衆應）酒宴擺下！

楊素：紅拂，妳也入坐相陪。
（擺酒宴，楊素中坐，德言坐大邊介，公主向楊一拜，楊舉手命坐，公主與德言並坐，紅拂斟酒）

紅拂：謝老爺！（坐小邊介）

楊素：請！（牌子，同飲介）

公主：老爺覆育恩深，無以為報，待奴歌舞一回，以助清興。

紅拂：奴家奉陪！

楊素：生受你們了！（紅拂，公主上場門下）

楊素：請！（牌子，與德言飲酒介）

公主：（內唱西皮倒板）華堂上錦筵開銀屏璀璨——（八舞姬，紅拂、公主上，唱二六）兩廊之下管弦繁，白雲蒼狗朝

市變，恰便似蜀伎來舞魏宮前，祈皇天遂奴心中願，佑我夫妻得團圓，我這裡將伊州（唱散）忙舞一遍——（胡

琴牌子，衆同舞介，接唱散板）羞對新官與舊官！

楊素：（大笑介）啊哈……堪稱妙舞，還要一聆清歌！

公主：遵命！（做身段，文場伴奏，唱詩）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始信做人難。

楊素：啊哈……不必為難，容你夫妻完聚，也就是了！（德言離席，與公主同拜介）

徐德言 丞相

公主 老爺 再生之德，永世銘心。

楊素：（離席，扶介）快快起來，你夫妻暫居客館，少停數日，送你們南旋，老夫相贈千金，以壯行色。正是：離亂

當年折鳳鸞。

徐德言：臨歧執手兩悽然。

紅拂：而今幸得新官力。

公主：重會還同破鏡圓！

（楊素先下，紅拂，衆舞姬隨下，德言攜公主下）

——全劇終——



段曉雲

9.12.5生

江西省永興人

北平京華美專畢業

■經歷／

空軍電台主持人

■現職／

復興劇校教師、國劇欣

賞會副主任委員

■作品／

「節烈紅顏」改編「晴雯」、「人面

桃花」

寶菱堂軼事

國劇劇本組第三名 段曉雲

劇情簡介

丞相府七公子喜獲「寶菱堂」劉大小姐富蓮為婚，急欲一睹其纏足之巧，親自往聘，雖儘露紈袴之風，卻未使劉員外夫婦虛榮心態稍有警覺。

劉富蓮孌生妹劉貴蓮因水災失散，為劉夫人表弟現任宮監之古異尋獲回家方慶團圓，驟見貴蓮「天足」自然，劉氏大怨乳娘並感有辱「寶菱堂」將其禁足西花園。

古異有徒賈炎為司花小太監，因頹下忽然生鬚，總管為避責私命出宮，古異送去劉家，劉員外見係太監，命充花匠並看管劉貴蓮，天機貴自然，二人個性恬淡，互憐遭遇，始同兄妹，終結姻緣。

七公子與富蓮週年回門時，劉員外發現賈炎、貴蓮竟結姻緣乃大發雷霆，二小則處理陳述並請歸山間，古異急請總管來府，總管豁然大度，認為是天作之合，同意二小同至松吉山中去過平實自在生活。

編後

太監和小脚是我國歷代以來在王朝專制之下極不人道的兩件畸形產物。於明朝時僅皇宮內便有太監九萬餘衆，清順治朝減為九千，光緒時一千九百八十九人，宣統出宮前為八百人，出宮時只剩二百餘人均行遣散，才結束了歷代「閹人」

的殘暴行為。

「纏足」則無異加在婦女身上的酷刑，既違反生理，又戕害健康，直至民國建立以後始行全面禁絕。本劇結合這兩件畸形習俗，編為喜劇，為在說明人為之生趣，天機貴自然只要不損自然樸實，生活之間自有美與真善。

■人物表

劉富蓮——青衣，鳳冠、宮裝、花帔、花腰包、梳大頭、彩鞋。（蹂躪）

劉貴蓮——花旦，大頭、水鑽頭面、竹布褲褂、汗巾、褲襖裙子、彩鞋、小坎肩。（劉富蓮、劉貴蓮由一人扮演）

劉員外——老生，深色員外帔、員外巾、彩褲、厚底。

劉夫人——老旦，深色老旦帔、腰包、彩褲、福字履。

金蘭——老旦，梳抓髻、插花、花褲子襖、腰巾、彩鞋。

玉梅——花旦，梳抓髻、插花、花褲子襖、腰巾、彩鞋。

總管——老生，（清水臉）（淨）（揉紅臉）戴大太監帽、佩流蘇穿藍蟒、腰繫軟帶、彩褲、厚底。

古異——丑，大太監帽不配流蘇、改良官衣繫軟帶、朝方。

賈炎——生（大嗓）太監帽、花褶子、素褶子、彩褲、朝方、大白襪子黑布鞋、帶水袖藍茶衣、草帽圈、腰包、黑布仙、

衣、倚褲、酒鞋。

七公子——丑，公子巾、棒槌巾、花褶子、彩褲、朝方。

二家丁——丑一、生一，黑素羅帽、素褶子、大帶、大白襪、黑布鞋。

衆人役——素臉、素箭衣、黑薄底、紅彩褲、紅纓帽。

衆丫環——旦，梳抓髻、插花、布褲褂、彩鞋。

小太監——素臉，太監帽、花褶子、彩褲、朝方。

■場次表

第一場：七公子喜聘。

第二場：失散女團圓。

第三場：賈炎獲重生。

第四場：劉富蓮出嫁。

第五場：太監變花匠。

第六場：力護「寶菱堂」。

第七場：同病且相憐。

第八場：回門賀週年。

第九場：富貴不可恃。

第十場：天機在自然。

第一場（七公子喜聘）

地點：送聘途中。

△幕啟時配樂以唢呐為主與鑼鼓合奏喜慶曲。

△八家丁分著吉服捧聘禮，抬禮盒以舞蹈脚步上場。

△二家丁為七公子牽馬上。

七公子：（唱云蘇調）

喜洋洋催動赤兔馬（身段接唱）興高采烈去往丈母娘的家。（騎馬舞身段）

劉小姐他的金蓮一拈兩。（比劃、身段）

遠近聞名人呀麼人人誇。（轉唸數板）

因此上宦門子弟爭著把聘下，仗高門讓我摘下了這朵呀玫瑰花。（身段接唱原腔）

七少爺雖讀書學問可不大，要說是吃喝玩樂名登榜首十呀麼十有八。（身段）

（數板）為喜事昨夜裡通宵玩耍，撤了酒席又把骰子抓。

到天亮熬的眼皮子發麻嗓子啞，恨不得一頭就往被窩裡扎。（身段）今日裡親自押禮去岳家。（手比小脚）

無非是只相看看她。（白）我說小子們，到了沒有哇？

家丁甲：一拐彎就到了。

七公子：如此快馬加鞭呀（步驟，音樂加快）

△七公子一行人列隊下

第二場（失散女團圓）

△二幕啟時歡鬧的音樂聲中，劉府家院，丫環往來穿梭布置廳堂。

△劉員外劉夫人與緻沖沖指點佈置顯出滿意狀。

△景為劉府寶菱堂大廳。

劉員外：哈哈哈哈（唱西皮搖板）

老天爺不負我辛苦一場，

與相府結親家九族生光。

劉夫人：（接唱西皮搖板）

雖說我未與你把男兒生養，

這女兒卻勝過那狀元郎。

劉員外：（唱西皮二六轉流水）

常言道婦人榮辱在脚上，纏金蓮是女兒的十載寒窗。

劉員外：（接唱流水）

宏揚婦道蒙嘉獎，皇后親賜「寶菱堂」。

劉夫人：苦去甘來得報償，榮登相府做新娘。

△幕後白：姑老爺到府。

劉員外：動樂相迎。

△抬禮者人分列兩旁。

△七公子入內站中間態度倨傲。

家丁甲：快拜呀！

七公子：唱西皮搖板

進門來先拜訪老岳丈（拜）。

磕頭尊聲丈母娘（磕頭）。

劉員外：老岳丈（喜）喔哈哈……。

劉夫人：丈母娘（歡喜）啣哈哈。

七公子：（唱流水）

八抬禮放置廳堂上，

心急想看看我的新娘（行絃）（白）我說這位丈人文母娘，我先瞧瞧新娘子如何……？

劉員外：（與夫人對看，一鑼，接唱流水）

我夫妻陪你飲瓊漿，想看新娘等拜花堂（行絃）。

七公子：（向家丁）聽這話音兒……今兒是不讓看？

家丁甲：本來嘛，沒這規矩。明兒就娶親了，你急甚麼？

七公子：公子爺也不成？

家丁乙：在老丈人家你還是「拳著點腿兒好。」

家丁甲：別亂施展，顯了原形人家不把姑娘許給你了。

七公子：那咱們？

家丁甲：你臉兒都綠了，趕快回家睡覺養精神去。

七公子：好。我連爸爸的話都沒聽過，今兒聽「你」一次回家睡覺去（唱流水）。看新娘、成空想，只得等到拜花堂。無

精打彩回府往。（行腔、行絃）

劉員外

劉夫人：呵賢婿！

七公子：「閒哪」倒是夠閒，所以才來看媳婦吶！

劉員外：宴罷之後再走如何？

七公子：不如何。看樣子，宴也是「素」宴，不會熱鬧，我告辭了（唱西皮散板）乘興來，敗興歸不能如願，來來來，

快扶我坐上馬鞍。

（白）老頭兒老婆兒再見再見。

△衆擁七公子下。

劉員外：怎麼這樣說話呀？

劉夫人：高官門第，大多如此，諸事依順於他也就是了。

劉員外：夫人吶（唱西皮搖板）

我二人諸事依他並不難，怕的是富蓮女兒度日艱。

劉夫人：呢（接唱西皮搖板）

他家財豐厚門第顯，怎說我女度日艱。

嫁相府如進神仙院……。

劉員外：（唱西皮散板）
我劉家廟小接了個大神仙。

△家院上。

家院：稟員外夫人，古舅爺到。

劉夫人：表弟來了！

劉員外：快快有請！

家院：有請古舅爺（下）

△古異急忙上場。

古異：（唸）快馬離松吉，來報好消息。表姐、姐丈。

劉員外：表弟快快請座！

△三人分賓主坐定。

古異：（氣喘不止）哎呀！

劉員外：表弟這是怎麼樣了？

古異：先給我口……水喝吧！

劉夫人：快些打茶來！

△丫環速捧茶上，古異喝茶，丫環接杯下。

古異：可把我累死了。

劉員外：表弟因何這樣氣喘急促？

古異：我給你們道喜來了！

劉夫人：可為明日我那富蓮女兒出嫁之事？

古異：那當然是喜啦，不過那是意料中的喜，我報的可是意外之喜！

劉員外：莫非吳娘又有封贈？（貪意暴露）

古異：您想到那兒去了，怎麼一腦門子封贈，我問問，這十年來你們日夜思念的是誰呀？

劉夫人：啊！莫非我那失敗的貴蓮兒……他……

古異：對啦，我給你們找著啦！

劉夫人：你說的可是十三年前被家鄉那場洪水沖散，與富蓮變生的劉貴蓮！

古異：沒錯。

劉夫人：在何處尋著的？

古 異：深山老林之中！

劉員外：失散多年不會認錯吧？

古 異：這麼大的事，那敢亂認況且乳娘也在呀！

劉員外：乳娘也在，那就錯不了，你快快講來！

古 異：你們聽我說：幾天前，我去松吉為宮中買蔘，一個小姑娘雙手捧著一包人蔘往桌上一放，我抬頭一看嚇了我一

跳，這個小姑娘長的跟富蓮是一模一樣，我心裡頭能不起疑嗎？等她拿著銀子出門之後，我便悄悄地一直跟她

到了家，這時候從門裡出來一個老獵戶，聽我問到了貴蓮的身世，趕緊把我讓進去，就見從裡屋走出一位婦道

人家，你們猜是誰？

劉夫人：可是乳娘？

古 異：正是她我們在家鄉見過面，乳娘知道你們都在，一邊哭是一邊叫貴蓮給我磕頭……認表舅。

△三人同拭淚。

劉夫人：老爺，快快差人去接我那貴蓮女兒！

古 異：您這話說在後頭了。乳娘知道你們思念女兒心切願了乘小轎，讓貴蓮隨我一同進京來了！

劉夫人：一同進京來了？她現在那裡？（急）現在那裡呀？

古 異：哎呀我的表姐，我這騎馬的，怎麼也比她坐轎快不是？你們就別在這兒愣著了，趕緊準備準備，我上外頭瞧瞧

去。（下）

劉員外：我去……安排酒宴。

劉夫人：我去……準備頭飾衣衫（二人下）

△音樂聲中，古異從大門進入廳堂。

△二丫環引劉貴蓮怯怯上場。

△幕後伴唱。

布衣荊釵入廳堂

步兒怯怯心兒慌

行者佇足爭相望

山野姑娘花面龐

△伴唱中兩丫環上場驚奇打量貴蓮，恭敬施禮，貴蓮急忙攙扶，後面兩個丫環上前欲攙貴蓮，貴蓮擺手制止。丫環唸迎接二小姐。

劉貴蓮：（唱）（流水）姐姐妹妹聽我講。

我本是山裡人，沒到過大地方。

我年紀輕輕見識不廣，

這樣的重禮，實實不敢當。

今日歸宗要常住府宅上，

閒來無事咱們話家常。

還不知親爹娘，是何模樣……（行腔、行絃）

△古異與員外、夫人急上。

古異：孩子，你親爹親娘：來了！（興奮）

劉夫人：這是我兒？兒呀，快叫為娘！（心急意忙）

劉員外：快叫為父。

古異：孩子叫哇！

貴蓮：爹爹……娘啊！（擁抱）

古異：（接唱下句）他們相逢無語淚千行。

劉夫人：（唱）（扎朵依西皮原板）

割去娘心頭肉一十三載，望天涯眼欲穿盼兒歸來。

劉夫人：（唱）桌案上常擺杯盤碗筷，含淚水嚥下這寂寞悲哀。

劉貴蓮：爹娘啊！（唱）（南梆子）

怨孩兒未盡孝大禮叩拜，△施禮。

從今後奉親寬慰心懷。

劉員外：兒呀（唱原板）

今夜晚府門庭懸燈結彩，

設華筵邀賓朋賀鳳歸宅！（在過門中）

△丫環下，夫人疼愛地接貴蓮入座。

（唱西皮散板）問蓮兒你那乳娘可安泰？

劉貴蓮：（接流水）她腰板兒挺直髮漸白。問母親我那同胞姐姐……今何在？

劉夫人：（接唱散板）她梳粧完畢就要下樓來

劉員外：（接唱搖板）問蓮兒在深山過的可歡快？

劉貴蓮：（接唱搖板）十三年崇山峻嶺難忘懷。（行絃）

劉夫人：快快說與我聽！

劉員外

劉貴蓮：（接唱流水）

難忘懷夏日山花紅似火，（想山居生活興奮非常）

夏季飛瀑天上來。

秋時牛羊肥又壯，

冬來瑞雪銀樣白。

劉夫人：你與乳娘住在那裡？

劉貴蓮：（接唱）

家住在、南山上，三間石屋一字排。

劉員外：他們待你如何？

劉貴蓮：（接唱）養父養母疼兒像心頭肉，一家和睦無疑猜。兒在深山十三載，一天到晚笑口開。

劉夫人：兒啊，在深山居住，每日做些甚麼？

劉貴蓮：（接唱）清晨鹿圈擠了奶，迎著朝陽去砍柴。沿路山歌響村外，爬山越嶺任往來。到夜晚，燃起松枝煮美酒，

家人說笑暢心懷。

劉夫人：兒呀！聽說深山老林之中，常有野獸，我兒不怕麼？（關心）

劉貴蓮：（接唱）有一日真把人嚇壞，險些兒不能歸家宅。

劉夫人：出了何事？

劉貴蓮：（接唱）在山岡遇上一隻「小熊崽」，牠「搖搖恍恍」朝我來。（比劃身段）我這裡心兒跳，臉發白（衆人身段）

望著狗熊叫「大伯」。牠不理不睬張開了嘴，「嗷」的一聲，朝我撲過來

△括號內唸京白。貴蓮喝時身段活潑，衆人配合貴蓮身段。演出內心中「關切」「喜」「驚」動作。

劉員外

劉夫人：你便怎樣啊？

劉貴蓮：（接唱）我急中生智用腳踹……。

（白）踹……的一傢伙！

（唱）一脚送牠落山崖！

△貴蓮在踹的一傢伙白口時，腳往外踢，亮住「大腳」。

△衆人頓時呆若木雞。目呆口張。
劉貴蓮：（白）我這雙大脚可有勁哪……咳？
你們這是怎麼啦？

△貴蓮天真不解地張望大家……。

△劉夫人拭拭眼特地再抓起貴蓮裙子，啊的一聲站立不住，雙手握頭。

劉員外：（急忙扶住）夫人夫人。

劉貴蓮：說的好好的話兒，這是怎麼了？……

△夫人醒，一把抓住貴蓮。一手顫，一手指說。

劉夫人：貴蓮，乳娘她……她……

劉貴蓮：她挺好哇，能吃能睡能幹活兒……（天真輕鬆）

劉夫人：哎呀不是啊，她她未會與你纏足？

劉貴蓮：纏足？（不知所措）沒有哇……

劉夫人：她可害死你了！（望劉員外攤雙手）

劉貴蓮：這不也挺好的嗎？（指指大脚）

劉夫人：她把你的終身斷送了！

劉貴蓮：娘說的不對。（誠懇認真）您想想，我要是裹了小脚，不早就喂了狗熊了！二位老人家，還有表舅，上那兒見我

去！娘，別哭了……

劉員外：（沉臉）好了，丫環，帶她下面用飯！

劉貴蓮：這城裡頭人都是甚麼脾氣呀？一見面先論脚大脚小真是的。……那……我就跟他們吃飯去，娘，別哭了

……（關切）

劉員外：快快帶她下去！

△貴蓮不解的隨丫環下。

△劉員外、夫人、古異，搖頭長嘆。

劉員外：（唱西皮散板）

這才是喪門星從空而降，「寶菱堂」出天足實在荒唐。

劉夫人：（唱）在山中你不撩裙細望，（向古異向）

古異：（唱）我是他親表舅，此舉不當。

劉員外：（唱）這醜事切不可對外人言講，

劉夫人：（唱）小奴才還不如遠死他鄉。

△家人引一小太監急上。

太監：古公爺，總管爺請您立刻回宮。

古異：出了甚麼事兒啦？

△小太監與古耳語。

古異：怎麼賈炎……好馬上回宮，瞧瞧，這煩事兒都往一處兒趕，我還得先顧那頭兒，飯也不能吃了，明天見，走。

△帶小太監下。

劉夫人：（沖古後影）呸，還吃飯呢！多管閒事的妖怪！

劉員外：夫人息怒，明日便是富蓮的佳期，還要打起精神。

劉夫人：只是貴蓮這個孽障如何安置？（世俗顧忌）

劉員外：將她關在西花園中！（利祿薰心）

劉夫人：西花園，那裡多年荒蕪……久不住人……（親情流露）。

劉員外：咳！真是一場惡夢。

劉夫人：攪得心神不寧。

△二人下閉幕。

第二場（賈炎獲重生）

△宮內太監總管居室。

△總管滿面陰雲上。

△場面起二黃胡琴曲牌。

總管：（唸）

奇怪奇怪真奇怪，

太監長出鬍鬚來。

煮熟的鴨子怎會跑，

燒透的木炭怎變白。

(唱二黃碰板)

若不是我明察暗訪腿勤快，

一旦事發定要惹禍災。

醜聞必須要掩蓋，

憂心忡忡難解開。

賈炎、賈炎、賈炎！

△賈炎急上，臨進門，惶恐不安。

總管：進來呀！

賈炎：是！

△賈炎進門，跪。

賈炎：總管爺，我來了！

總管：知道我為甚麼叫你嗎？

賈炎：這……不知身犯何罪……。

總管：給你這面鏡子，好好給我照照你那張臉！

△賈炎接過銅鏡，茫然相照。

總管：那裡面有甚麼？

賈炎：有……有賈炎哪。

總管：那嘴上黑乎乎的甚麼？

賈炎：嘿……我長鬍子啦！（得意）

總管：還笑哪，那是怎麼回事？

賈炎：誰知道哇！沒理會它，自己就鑽出來了。

總管：哼，還跟沒事人一樣，這要殺頭的！

賈炎：這男人長鬍子，殺甚麼頭？

總管：笨蛋，畜牲！你看這宮裡頭大小太監誰敢長鬍子？

賈炎：我那兒知道！（自然）

總管：你，你可氣死我了，你給我拿著這面鏡子，鏡把兒上有把鑷子，進屋裡，給我照著鏡子拔鬍子，要拔的乾乾淨淨，不然把你送到慎刑司，告你個亂宮之罪，孩兒啊，那時候你的腦袋可就得搬家啦！

賈炎：你看看，這鬍子長出這麼大麻煩來！

總管：別囉嗦，快進去吧！

△賈炎急進屋裡。

總管：古異，古異，古異！

△古異急上。

古異：師父……是您叫我？

總管：不是我叫你，還是你叫我嗎？

古異：是是，是，我這不是聽您教訓來了嗎？

總管：小古啊，你可闖了大禍啦！

古異：這！您能提我個醒兒嗎？

總管：我來問你，西宮澆花兒那個賈炎可是你的徒弟？

古異：是。

總管：他今年多大啦？

古異：他……十八歲啦！

總管：何時進宮當差？

古異：五年前。

總管：誰的引荐？

古異：這您知道，當時是我向您求准的。

總管：進宮之時淨身了嗎？

古異：這？當時您不也驗過了嗎？沒事兒呀！

總管：瞎了你的狗眼，你沒看見他近來嘴唇上黑乎乎的像剛啃完胡錠錠，下巴底下像卡塊雞骨頭直往外拱，這是怎麼回事呀？

回呀！

古異：這？也許他臉上髒……也許……

總管：別「也許」啦，真像已然大白啦！

(唱二黃快三眼)

我進宮為太監六十餘年，

太太監小太監見過萬千。

誰不是潔白的臉如綢緞，

那個敢長鬚鬚冒犯龍顏。

適才聞那賈炎花團澆灌，
汗淋淋濕透了褲褂衣衫。
我趁他進室內去擦身洗澗，
暗暗地藏至在西窗後邊！
只見他脫衣褲房中一站，（行絃）
我的老天爺呀！……

（接唱二黃三眼）

嚇的我頭暈眼花兩腿如棉！

卻原來他是個堂堂的男子漢，

難道說他存心要大鬧金鑿！

古 異：（急忙跪下）師父，您聽我說，我與他父乃是窮孩子「髮小兒」五年前的一天，賈炎下河洗澡，回家後腹痛不止，經送診治，說是得了甚麼「縮萎之症」全家痛哭無策，他父親把我請到了他家，商議孩子的終生大事，我想事已至此，何如以歪就歪把他帶進宮來賺碗飯吃，本想進宮前動刀子，可是沒地方下手，只好對您說他是自行淨身，當時您也不也過了目了嗎？沒事呀！他怎麼今天又緩過來了？

總 管：妖怪，純粹是妖怪，你說怎麼辦吧。

古 異：師父，「您」看怎麼處置他哪？

總 管：真要是把他送到慎刑司吧，追問起來，你也好受不了，連我也得栽跟頭，我想了半天……。

古 異：您說！

總 管：劉喜才劉員外，不是你的親戚嗎？

古 異：是。

總 管：明天是劉家千金出閣的吉日。……

古 異：這我知道，跟相府七公子成親。

總 管：吳娘娘贈了她一雙寶菱綉鞋，我命你……（唱二黃散板）

送綉鞋去賀新婚，

叫賈炎隨車隊混出宮門。

到劉府你將他精心安頓，

歸來時尋一人做他替身，

古 異：替身？上那兒去找哇？

總管：笨蛋，（唱二黃垛板）

街巷西有灰房粉牆遮隱，

匾額上有三個大字小刀陳。

他那裡有童監隨時待命，

傳我命領一個與你同行。

這件事務須辦的穩，

才能擺脫你與我大火燒身。

古異：徒兒記下了，我去找賈炎……。

總管：回來，上屋裡看看去！

△古異忙進房中，拉出賈炎，細察面龐。

古異：咦，怎麼一根鬚子也沒有哇？

賈炎：剛拔完……。

總管：怎麼，我的話你還不信？難道還讓他脫了衣裳？

古異：徒兒該死！

總管：小妖怪，快跟你師父逃命去吧！

賈炎：謝總管爺！（莫明所以）

總管：（起身）年頭兒是變了，這驟子裡怎麼混進你這匹害……（怒指）害群之馬！可嚇死我了……。

△總管下。

賈炎：師父，您想把我帶到那兒去？

古異：先到劉府當個花匠……。

賈炎：好，好……這回我可算逃出來啦！

古異：小點聲，找死啊！

賈炎：找死，我不是沒病了嗎？

古異：啊。你倒是沒病了，我差點沒命啦！走罷。

△二人下閉幕。

第四場（劉富蓮出嫁）

△劉府「寶菱堂」大廳。

△歡樂的喜樂聲中幕啟，大廳中央二宮安高舉「寶菱綉鞋」古異、賈炎恭守於側，大鎧太監分列兩旁。

△劉員外、劉夫人磕頭不止。

△古異將綉鞋遞劉夫人。

△劉員外引古異、賈炎下。衆大鎧、太監均下。

△劉夫人將綉鞋交給丫環，向內高喊。

劉夫人：富蓮兒，快下樓來吧！

劉富蓮：（幕內唱南梆子導板）

梳妝畢，金蓮移，香波蕩起

△歡快音樂聲，衆丫環引路，如一對蝴蝶、簇擁著盛妝艷麗的新娘上

劉富蓮：（唱南梆子）

羞答答不由我紅雲嬌滴。

劉夫人：兒啊，吳娘娘送來寶菱綉鞋，我兒來看！

△劉夫人忙揭紅綢，現出金光閃閃的綉鞋。

△富蓮碎步趨前看，震驚，歡喜。

劉富蓮：（接唱南梆子轉西皮原板，西皮流水）

見綉鞋霞光起。

錦繡斑斕似虹霓。

吳娘娘恩寵施愛意，

輕納寶履步雲梯。

△富蓮捧著綉鞋急轉回樓更換，衆丫環隨下。

△家院上。

家院：花轎到。

劉夫人：女兒、花轎臨門、快快上轎吧！

△劉員外、古異上，一致激動地望著後面緩緩而上的富蓮。

△樂聲大作，富蓮在衆人簇擁中，離廳登轎。

△員外、夫人、古異隨下。

△另側幕後一丫環高喊「夫人」——

△丫環跑上，員外夫人返回。

丫環：員外夫人、二小姐非要出來送送大小姐不可！

劉員外：快將花園大門上鎖！

丫環：門是鎖著的，可二小姐不住的用腳踹門，還……罵哪。

劉員外：她罵甚麼？

丫環：她罵老爺夫人無情無義……認腳不認人……親姐姐出嫁都不讓送，這還是……這還是親人嗎？

劉員外：嗯！（不悅）

丫環：她說的！

劉夫人：她還說甚麼？

丫環：她還說再不開門，她要翻牆跑回深山了！

劉夫人：咳！去也不是，留也不是，這便如何是好！

劉員外：叫她稍安勿躁，稍時我們就去看她！

丫環：是。（下）

劉夫人：老爺有何安排？

劉員外：適才表弟送來一個花匠，若將她安置在西花園中不但可使花木茂盛，就是貴蓮，也有人制服了。

劉夫人：花匠

劉員外：嗯！

劉夫人：叫一個花匠與貴蓮同住在西花園中！

劉員外：正是。

劉夫人：你真是老糊塗了，不知道男女授受不親嗎？

劉員外：哈哈！你知道這個花匠是那裏來的？

劉夫人：是那裏來的？

劉員外：他乃表弟的徒兒，也是宮中的太監。

劉夫人：噫！太監來做花匠？

劉員外：表弟將他送出來，為的是老有所靠。

劉夫人：噢！這我就放心了，太監太監娘娘可伴，他乃是一個廢物，無妨無妨。

劉員外：有他制服貴蓮，也就平安無事了！

劉夫人：貴蓮也就不孤單了。

劉員外：我們分頭去講。

劉夫人：請。

劉員外：正是！天足與太監，陰陽都不全。

劉員外：二人來做伴，

劉夫人：唉！同命總相憐。

△二人下，閉幕。

第五場（太監變花匠）

△清晨，劉府西花園，碧藍天空，一抹朝陽，草深林密，幽靜深遠。

△賈炎與級沖沖，荷鋤而上。

賈炎：（唱西皮原板轉二六轉散板）

離宮苑進劉府來做花匠，

似枯枝發新芽轉死還陽。

再不會似閻人尖聲細噪，

再不會為鬚鬚橫遭禍殃。

再不會睡夢中熱淚流淌，

再不會強忍悲痛捶打宮牆。

對朝陽暢胸懷心花怒放，

我賈炎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好兒郎！

見黃鸝在枝頭不住歡唱，

舞花鋤鬆潤土快活非常。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吟唱下)

△另側，貴蓮聞聲悄悄而上，聞聲驚異。

劉貴蓮：(唱西皮散板轉原板)

是何人在園中高聲吟唱，

樹兒遮花兒掩不見遠方。

這園內靜悄悄冷寂空曠，

不由人一陣陣肩背發涼。

△賈炎吟唱舞鋤，退步而上，聲音由遠而近。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

這人行走多反常，

只見背影不見面龐。

心驚怕禁不住高聲叫嚷——

猛然一事湧心旁。

昨日雙親對我講，

有個花匠住西房。

叫他前來陪伴我，

免得孤苦與淒涼。

此人定是小花匠——

△貴蓮坦然直立。

看他見我怎開腔。

△賈炎停鋤拭汗，猛然發現貴蓮，驚異中連連作揖，貴蓮巍然不動，賈炎仔細打量，不覺好笑。

賈炎：(唱西皮散板)

卻原來是一尊雕刻石像，

△貴蓮轉身，猛一蹣脚，賈炎驚倒地下。

劉貴蓮：(唱西皮散板，流水)

你這人說話太荒唐。

你見過石像會喘氣，

你見過石像口能張。

你見過石像會走路，
我是劉家二小姐。

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大姑娘。

賈 炎：唔！原來你就是他們讓我看著的那位二小姐呀？

劉貴蓮：甚麼？甚麼？「看著」不是叫你陪伴著我來了嗎，怎麼說「看著」？

賈 炎：嗯……主人說，平常叫我伺候陪伴，要是你發起脾氣來，就讓我看著點。

劉貴蓮：瞧我那二老爹娘，心眼兒真多，陪伴就陪伴吧，還要搭上個「看著」，好好好那我倒要看看，你是怎麼樣看法！

賈 炎：其實也沒甚麼，就是不許二小姐越門翻牆。

劉貴蓮：好哇！這不是把我下了大獄了嗎？你到底有多大本事能看的住我，把我捆起來？打我一通兒？要是打起架來，

嘖嘖嘖就像你這樣的！哼我告訴你，我連狗熊都能踹到山澗裡去！

賈 炎：唉，主人的話不得不聽，我根本就沒想看著，再說，也看不住啊！

劉貴蓮：算你聰明，告訴你別跟我二老爹娘學樣兒，他們糊裡糊塗的。（天真）

賈 炎：可！哎？小姐，我有一事不明，不知當問不當問？

劉貴蓮：有話直說，別像羊拉屎，一個球兒一個蛋兒的！

賈 炎：小姐也是千金之體，他們為甚麼這樣對待你？

劉貴蓮：看你心眼還不錯，告訴你吧！我算甚麼千金之體呀，一場大水沖散家人，乳娘帶我在深山僻野住了十三年，這

剛歸宗團圓，誰知道二老爹娘一看我這雙大腳鴉兒，就像見了鬼一樣嗷嗷亂叫，這就把我悶在這塊墳地了，連

親姐姐出嫁都不讓送送，那兒還有一點骨肉之情呀！

賈 炎：儘是這些煩人事！

劉貴蓮：怎麼？你也煩我這雙大腳？

賈 炎：不煩，大腳有甚麼不好，我娘就是大腳！

劉貴蓮：哈哈，我可找著親戚啦！嗯，你叫甚麼？

賈 炎：叫賈炎。

劉貴蓮：多大了？

賈 炎：十八啦。

劉貴蓮：嗯，比我大一歲，我還得叫你一聲哥哪！

賈 炎：不敢不敢！

劉貴蓮：甚麼敢不敢的，你們城裡人就是不實在。那我要比你大，還不得叫我聲姐姐呀？家裡幾口人？

賈 炎：就剩我一口啦！

劉貴蓮：到我們家多久了！

賈 炎：我師父剛把我從宮裡帶出來。

劉貴蓮：唔，你師父叫古異吧！

賈 炎：嗯！

劉貴蓮：他是我表舅，那你在宮裡幹甚麼？

賈 炎：也是當花匠。

劉貴蓮：怎麼又出來了！

賈 炎：嗯……以後慢慢跟你說吧！

劉貴蓮：好好，以後日子長著哪，你……你不「看著」我啦？

賈 炎：嗯。

劉貴蓮：那陪不陪我哪？

賈 炎：這個……

劉貴蓮：別總這個那個的，說句實話吧，我還真得有個人來陪，病死、嚇死都不怕。哎喲，我可怕悶死嘍！

賈 炎：那，遵命就是！（作揖）

劉貴蓮：（打賈手）別來這套，俗氣，再這樣，我才不理你哪！哎，幹了半天活，渴了吧？我給你端碗水去！

△貴蓮大步流星跑下，賈炎望著激動不已。

賈 炎：（唱西皮流水）

她身世離奇不尋常，

她心境孤單又淒涼。

她性情耿直又倔強，

她快人快語熱心腸。

從此與她長相伴，

我是一陣歡喜一陣慌……

△貴蓮端水碗上。

劉貴蓮：給、喝吧——拿著呀！

△賈炎忙接碗喝水。

△貴蓮發現一隻蝴蝶，歡樂的追捕著

賈 炎：我來幫你逮——

△二人撲蝶，合手相拈……蝴蝶飛去

賈 炎：你等著，我替你抓去！

△賈炎一溜煙兒的追下，貴蓮心湧一股暖流

劉貴蓮：（唱流水）

他精明能幹身強壯，

他性情醇厚又溫良。

他通情達理心坦蕩，

他體貼入微暖心房。……

有他陪伴膽兒壯，

淒涼的荒園就不淒涼。

△賈炎氣喘噓上，不停拍打衣褲。

劉貴蓮：你這是怎麼啦？

賈 炎：蝴蝶沒給你逮著，還摔了我一個大跟頭……

劉貴蓮：（心疼地）這都是為了我，看你這身上……哎喲，腦門上都是汗……

△貴蓮掏出手帕，忘情的為賈炎擦，四目相對，羞窘。

劉貴蓮：哥哥……

賈 炎：（順口而出）妹妹……

劉貴蓮：該……幹甚麼？

賈 炎：嗯……我去剪樹枝。

劉貴蓮：那……我去燒飯。

賈 炎：嗯，我走了……

劉貴蓮：走吧……

△二人分頭離去，遂又悄悄折回，二人不期相對，惊慌尷尬。

賈 炎：（高聲地）我去剪樹枝。

劉貴蓮：（高聲地）我去燒飯。

△二人分頭跑下。

△歡快、熱烈的音樂大作

△後台伴唱：

劉府有個西花園，草深林密高牆圍。

東邊住的二小姐，西邊住的小賈炎。

春光何須待召喚，天作之合日月圓。

第六場 (力護寶菱堂)

△幕外劉員外劉夫人「快紐絲」急上

劉員外：(唱西皮搖板)

娘娘旨意如雷降，震壞劉家寶菱堂。

劉夫人：(接唱) 召見貴蓮應歡暢，

劉員外：(接唱) 怎奈他天足進宮臉無光。(白) 夫人，先前我家自誇寶菱堂引以為傲，如今只怕要自砸招牌了

劉夫人：都怪那乳娘不好，疏忽了與我兒纏足哇！

劉員外：纏足(猛然驚覺) 纏足？現距中秋為時尚早，我們便與貴蓮纏足也還不遲

劉夫人：為時不遲？她的年齡怕是遲了呀！

劉員外：年齡雖長足也要纏，難道你敢抗旨不讓女兒進宮？夫人，平常人家的女兒是無福進宮的呀！

劉夫人：貴蓮的性情，要與他纏足，怕是不好相與。

劉員外：你怎麼知曉？

劉夫人：為了門楣之光、纏足之事，我早就問過她了。

劉員外：她怎樣說的？

劉夫人：要她纏足除非是日從西起！

劉員外：還是那樣倔強，真真豈有此理！

劉夫人：咳！話也可憐，整日悶居花園過那愁苦的日子！

劉員外：她愁？我們便不愁嗎？

劉夫人：為了她一雙天足，我們食難下嚥，睡臥不安，你看此事如何方好？

劉員外：這樣吧！假言貴蓮冤家身患有病，託你那多事的表弟，想個法兒請娘娘免了召見吧！

劉夫人：也只好如此，真真是愁壞了他們，苦壞了我們！

△二人下

△音樂立即變為輕鬆快樂。

第七場（同病且相憐）

△滿園鮮花盛開一派生機。

賈 炎：（下場門上）妹妹來的真早哇。

劉貴蓮：（上場門上）今天又該幹甚麼啦？

賈 炎：我去澆花……

劉貴蓮：那我幫你擔水！

賈 炎：別！你別能幹這粗活兒！

劉貴蓮：我甚麼活兒沒幹過，走！

賈 炎：不行，主人知道了非怪我不可。

劉貴蓮：好，好好，那你自己去吧！（想主意）

賈 炎：那我先去了……

△賈剛要走，貴蓮哎喲一聲跌坐於地。

賈 炎：（聞聲回轉）你這是怎麼啦？

劉貴蓮：腳蹣了……

賈 炎：這溜平的地，怎麼會把腳蹣了？

劉貴蓮：就是蹣了嘛——（耍賴）

賈 炎：那就趕快屋裡歇著去吧，還坐在那兒幹甚麼？

劉貴蓮：人家不是走不了啦嘛……

賈 炎：那我可得稟報一聲，

劉貴蓮：回來，這事兒告訴他們幹甚麼？給我進去吧！

賈 炎：那我背……成嗎？

劉貴蓮：（笑）不用背，攙着就行了。

賈 炎：（欲攙又止）我攙你那兒麼？

劉貴蓮：（大方地伸出手臂 給。）

△賈炎緊張地攙起貴蓮不知何往。轉半天……

劉貴蓮：嘿嘿，這是幹甚麼？

賈 炎：送你上屋裡去（緊張不安）

劉貴蓮：屋子在東邊哪！

賈 炎：我……怎麼糊塗了！

△賈攙扶貴蓮「行走」二人緊張興奮，幸福愉快。

劉貴蓮：（唱反西皮散板）暖烘烘一雙手攙臂膀，

紅撲撲兩朵雲彩上面龐。

賈 炎：（唱反西皮散板）撲通通只聽得心如鼓響，

濕淋淋熱汗流沾住衣裳。

劉貴蓮：（唱反西皮二六）火辣辣心兒內甜酸異樣，

輕飄飄筋骨柔快活非常。

賈 炎：（唱反西皮二六）直愣愣睜雙眼不敢相望，

結巴巴欲開腔有口難張。……

△貴蓮突然起步，四下張望。

劉貴蓮：有甚麼話你就說吧，說呀！

賈 炎：（見貴蓮健步如飛，大惑不解）（唱西皮散板）

適才間倒在地腳疼難當，

轉眼來健步如飛呀似馬脫韁？

劉貴蓮：（唱西皮散板轉二六）假意兒摔地上原是撒謊，

（二六轉西皮散板）為的是與賈炎哥敘敘衷腸

賈 炎：敘衷腸就敘衷腸，騙我腳疼了幹嗎？

劉貴蓮：你不願意，我扭頭就走！

賈 炎：（唱散板轉流水）你等等，誰說不願意，你不要將人瞎冤枉。

劉貴蓮：（唱流水）賈炎哥你心中有話祇管講趁此時無有人在你我身旁。

賈 炎：（唱流水）問小妹你昨晚睏睡可安穩進食用餐飯可香？

劉貴蓮：（唱流水）有賈炎哥在身旁與我相依傍，

睏睡安穩這飯也香。

劉貴蓮：那我問你一件事你可不能生氣！

賈炎：嗨！你問吧，不生氣。

劉貴蓮：哥呀（唱）

賈炎哥你因何不吃宮中餉？來做花匠為那樁？

賈炎：（唱）我當過太監（鑼）幸未毀人狀，長鬚鬚險惹出殺身禍殃。

劉貴蓮：（唱）古人做事太荒唐，誰興的太監喪天良。

你是鬚眉男子漢，妹是天足的大姑娘

賈炎：（唱）纏足酷刑加身上，正常偏說不正常。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乳娘常常對我講，

說我是福相，到處都會有人幫。

你我難中結兄妹，

這就叫「逢凶化吉祥」

賈炎：（唸）你我難中結兄妹，相依相傍度時光。

劉貴蓮：賈炎哥，（唱西皮流水）

結為兄妹不算親，

再親一層有甚麼妙方？

賈炎：（唸）想比兄妹還要親，

只有新郎與新娘。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倘若你做新郎官，

何人進門做新娘。

賈炎：（唱西皮散板）她是……

她是（唸）她是大腳片、花面龐，笑聲朗朗像鈴嚙、又聰明、又倔強、性情直爽熱心腸、我好怕呀……

劉貴蓮：你怕甚麼？

賈炎：（唱西皮散板）

我怕她不肯與我拜花堂

劉貴蓮：（悲中帶喜介）

劉貴蓮：（唱西皮散板流水）

一句話說的我淚流頰上

劉貴蓮遇到了稱心的郎。

適才聞這言語該早講，

女兒家縱直爽口怎先張，（轉西皮散板）

只要你……只要你……只要你真心願意我便與你拜花堂。

賈 炎：這話是真的？

△貴蓮撲通跪地。

賈 炎：這是幹甚麼？

劉貴蓮：拜天地。

賈 炎：對！咱們拜天地吧。

△賈炎下跪。

△音樂聲大作，霞光滿天。

△閉幕！

第八場（回門賀週年）

△劉富蓮結婚週年

△二幕外

△四家丁引七公子騎馬上，醉薰薰，搖晃晃身段。

七公子：（唱西皮原板）

結婚週年我心高興。

家丁甲：（白）週年紀念。

七公子：（唱）親朋好友來家中。

家丁乙：（白）衆星捧月。

七公子：（唱）實指望骰子麻將手氣紅，

家丁甲：（白）希望無窮。

七公子：（唱）誰知道麻將不靈，骰子專門擲「眼兒坑」。

家丁甲：（白）這叫萬叢綠中一點紅。

七公子：還說吶（唱）壞就壞在你們這些馬屁精，

家丁乙：（白）好心沒好報。

七公子：（唸）好聽的言語振耳聾，

把我捧在半天空。

捧的高，摔的重。

（唱）差點忘了自己的姓與名。

家丁甲：（唱）公子大才有大用，因此親朋如雲從。

七公子：（唸）（手指家丁甲、乙）蹭、蹭、蹭（接唱）

你說大才是瞎碰，

我心明眼亮腦子清。親朋好友尊敬我那是為（為甚麼）因為爸爸比我行。

（白）哎！就顧了給你們說話，夫人的轎子……怎麼還沒來？

家丁甲：夫人的轎子早就過去了。

七公子：過……去了？我這騎馬的……還不如地她那坐……轎的快！？（搖晃身段）嘿……嘿……這馬怎麼不往前……

儘往後退呀？……

家丁甲：不是醉了嗎！

七公子：胡說，人醉了，馬……沒醉！來，給他一巴掌，牠就跑快了！

家丁甲：往那兒拍？

七公子：往馬……屁股上拍！

家丁甲：好，拍馬屁！

△衆家丁舉手拍馬，七公子急下，衆家丁隨下。

第九場（富貴不可恃）

△歡慶聲中二幕啟。

劉富蓮：官人……

七公子：娘子，你先到了……（沖家丁）你們把我交給她吧！

△家丁把七公子讓富蓮扶，家丁下。

△衆人進廳內，七公子醉態未醒。

劉富蓮：官人，見過我二老爹娘才是！

七公子：行，誰讓咱們輩兒小哪？（沖家院）岳父有禮了……

劉富蓮：爹爹在這裡……

七公子：錯了……在那兒吶？唔，這一尊。可說……你離我那麼遠幹甚麼？過來點！小婿……有禮了。（發現古異）

劉員外：賢婿免禮。

七公子：不閒那兒有空來……還有誰？（醉態迷離）（奔古異）丈母娘……！

古異：外甥姑爺，你丈母娘在那邊兒吶！

七公子：那……你是誰？

古異：是你表舅！你見過我呀！

七公子：噢，原來是表……舅母，有禮了（看劉夫人）丈母娘

劉夫人：啊賢婿——

七公子：嘿！聽這個聲兒怎麼像我媳婦兒！

劉貴蓮：官人，我母親在此！不要亂講。

七公子：你瞧，這母女還真差不多。小婿有禮了，

劉夫人：免禮，請坐。（讓坐）

七公子：（發現是邊位）你們這是……看不起我？除了在我爹媽面前，在那兒我全得坐中間！

△劉員外趕快把椅子放在中間。

七公子：你看，這老家院還挺機伶。

劉員外：咳！

七公子：怎麼啦！不舒服？嘿！我說你們怎麼都……不說話？都是啞巴？

劉夫人：賢婿，今日乃是你們週年大慶……

七公子：廢話，不是大慶，我來幹甚麼？說吧！怎麼慶法？

劉夫人：酒宴已然備好，稍時請姑老爺入席，

七公子：你們這是誠心害我……你看，我這樣還能喝……得下去嗎？

劉員外：嗯，飯總是要吃的！

七公子：你要撐死我？你們家的人……怎麼都是壞心眼？今天……不是甚麼慶嗎？我反正來了……就算對得……起……

你們，娘子……你想在娘家住……隨便……我還有好多事要辦……我要走了……家丁們……

△家丁們走上。

七公子：回府。

劉員外：我們送賢婿一程！

七公子：誰都別動！誰動誰是小……畜生，岳父、岳母，缺錢說話，咱們走！

△衆家丁攙七公子下。

△富蓮掩面哭泣。

劉員外：真乃紈袴子弟！

劉夫人：敗壞門庭，

古異：這不是給他們家丟人現眼嗎？全無家規！

△衆人安慰富蓮

劉夫人：兒啊！你要忍耐些……才好！

劉富蓮：（唱西皮搖板）

羞慚慚顏面實難堪，

禁不住對爹娘珠淚漣漣。

都說是進相府榮華無限，

誰知道全屋內鬼域一般。（轉快板）

最可嘆夫妻情無有半點，

說甚麼娶兒去是為賽金蓮。

心意煩亂多愁怨無處排遣，（哭頭轉唱散板）爹娘呀！

難道說享受榮華，就是這般。

劉夫人：既已如此，也只好如此！我兒若是煩悶，就在家中多住幾日，不要悶壞了身體才是！

劉富蓮：這都是自己命運不好怨著何人，啊母親，女兒不在身邊，你要多疼我那貴蓮妹妹才是！

劉夫人：她住在西花園中，倒也安然……

劉富蓮：咳！他在西花園中一定淒涼寂寞，許久未見，兒要看她一看！

劉夫人：這？

劉富蓮：同胞姐妹，看看何妨，丫環，隨我去往西花園走走……

△丫環隨富蓮下，家院上。

家院：啟稟老爺酒宴擺齊。

劉員外：撤去宴席。（生氣）不用了。

△閉幕。

第十場（天機在自然）

△劉府西花園，草深林密，繁花似錦，鳥兒歌唱，一派生機……。

△二丫環引富蓮上，富蓮扭擺，一陣腳疼……。

劉富蓮：哎呀……

△丫環忙扶坐石椅。

金蘭：大小姐要不是您來，老爺夫人是不會讓我們到西花園來的？您瞧瞧，現在這西花園有多美呀！

玉梅：大小姐您看，這滿樹的桃花，一朵一朵羞紅了小臉兒，多像新娘子啊？

您看這簇簇的君子蘭，伸出那麼多膀臂，像不像要迎接那些新娘子入洞房啊？

金蘭：好香啊！大小姐，您聞，這紫丁香像不像你出閣時候擦的粉？

玉梅：快來快來……看看這水裡滿是金魚……

金蘭：大小姐，您知道這是誰的功勞嗎？

劉富蓮：是那個？

金蘭：都是新來花匠幹的！

劉富蓮：花匠？何時來的？

金蘭：就在您出嫁的當天，都一年啦，這個花匠可好了，又聰明又能幹，長的哪，別提多好看了，高高的個兒，白白的臉，濃眉大眼……

玉梅：沒羞沒羞！一個姑娘家，這麼誇人，你想讓他當女婿是不是？

金蘭：你胡說！（欲打玉梅）

劉富蓮：好了好了（頰）我要在此清靜清靜，你們去罷（揮手，二丫環下）

△富蓮剛閉眼，一陣鳥鳴，起身追視，被眼前景色無限生機打動，頓覺芳心撩亂。

△富蓮剛閉眼，一陣鳥鳴，起身追視，被眼前景色無限生機打動，頓覺芳心撩亂。

(唱四平調)

這景色為畫卷撩人心亂，
金蘭玉梅歡笑語迴嚮耳邊，
冰冷的心向樹幹沖天舒展，
弱腰身隨柳枝搖曳翩然。
艱步履踏綠茵輕鬆柔軟，
苦臉兒對花綻出笑顏！
倘若這是這婚姻任奴挑選，
我寧願配花匠在這仙境的樂園，

△富蓮復坐，閉目遐想。
△賈炎與沖沖上。

賈炎：(唱二黃原板)

清晨起去花園擔水澆灌，
貴蓮她在房中縫製新衫。
我這裡急忙忙收工回轉，
也免得我愛妻她等待不安。

△賈炎發現富蓮坐於椅上。

賈炎：娘子(誤認)

劉富蓮：(驚駭回頭仰面)

賈炎：呦！新衣裳都穿上啦……

劉富蓮：你是誰？(起立)

賈炎：(見狀大惑不解。)你這是怎麼啦？

撞上甚麼了，我是花匠啊！

劉富蓮：花匠？……

賈炎：啊！那還錯的了，你一定不舒服了，來來來，快坐一會兒！

△扶富蓮，富蓮直愣愣望著賈炎入座。

劉富蓮：你就是那個花匠！

賈炎：新鮮不是？我何止是花匠，我還是你丈夫啊！你仔細看看，你丈夫、賈炎、花匠……真急死人了。

劉富蓮：呀（唱反四平調）

適才間胡亂想願配花匠，
莫非是冥冥中感動上蒼。
迷茫茫天助我如願以償，
謝王母賜與我醉人夢鄉。……

賈 炎：娘子、娘子……

劉富蓮：（羞答答）你是花匠……

賈 炎：哎呀可認出來了，嚇了我一身汗，怎麼新衣裳一穿說話都變了調了！

劉富蓮：（背供）他將我當作小妹了……嗯（點頭）（自此改唸京白）你是郎君？

賈 炎：你剛才怎麼啦？怎麼連我都認不出來啦？

劉富蓮：心裡頭悶的慌……見著你……就好了。

賈 炎：嗨！我不是說一會兒就回去嗎？你這可好，一步都離不開呀？（疼愛地看富蓮，點頭）好好好，離不開我就陪你坐坐……

△借富蓮落坐，發現富蓮麗妝。

哎呀你這新衣裳真漂亮，真想不到那幾塊破布能做出這麼漂亮的衣裳來……真是巧手（拉手）

劉富蓮：真的嗎？（緊張手抖躲開）

賈 炎：看你說的，成天價看花兒，如今看人兒，連漂亮不漂亮還看不出來嗎？（扶臉）真漂亮……你怎麼有點打哆嗦

……是冷吧？來坐近點，（摟住富蓮）怎麼樣，不冷了吧？

劉富蓮：不冷了，（急躲）不冷了。

賈 炎：瞧瞧，今兒你是怎麼啦？（心中奇怪）

劉富蓮：（唱反調三眼）

似這等仙境般的美夢不可再，

亂紛紛百感交集湧心懷。

我心中暗羨小妹傻瓜人幸福他們真相愛

劉富蓮若得幸福需再生來

賈 炎：你呀！今天有點不對勁兒，我瞧外頭風大，你屋裡呆著吧。

劉富蓮：不行不行，我就在外頭呆會兒滿好的，（緊張）

賈 炎：你好我不好，你病了我糟糕，走走走，屋裡去！

劉員外：從實講來！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

你命他充花匠住在園裡，

看守你親生女不許遠離。

追根究底是你錯用計

為何反向孩兒提！

劉員外：他是怎樣看守你的？

劉貴蓮：（唱西皮散板轉流水）

每日裡他與兒形影相依，

我這才定心意不返松吉。

似這樣遵嚴命理該獎勵，

老爹爹你發甚麼脾氣著甚麼急！

劉員外：你二人可常在一起談笑哇？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

為人有悲歡與憂喜，

談笑是常理有何奇。

劉員外：你二人既然時常談笑，可做出越理之事？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

老爹爹可算明天理，

我二人並非木與泥。

他憐我為天足被囚禁園裡，

我憐他為鬍鬚自干受屈。

兩心相印情難棄，

瓜熟蒂落是佳期。

劉員外：咳！

△古異大笑上，劉夫人隨上。

古異：哈哈哈哈哈聽了半天我這才知道是怎麼檔子事兒，表姐夫，你們爺兒倆也別這麼唇槍舌劍的殺過來殺過去了。要怪，都怪我，當初見貴蓮的時候，我少看了那麼一眼，後來送賈炎的時候又少說了那麼一句，這才引出了這場

道！

△古異上。

古異：表姐夫——

劉員外：你呀，你真是豈有此理！

古異：你瞧，怎麼剛來就沒理啦？

劉員外：我來問你，你那徒兒可是有病哪？

古異：有病？不錯，倒是有過！不過早就好了……他又出了甚麼事兒啦？

劉夫人：他呀！又鬧起來了……甚麼「拜天地」呀！「娶媳婦」呀……

古異：哈哈哈哈哈，這樣一說他的病……果然好了。

劉員外：這樣一說他的病，怎麼算好了呢？

古異：當然算好了，沒有錯。

劉員外：我來問你，他到底是不是閻人？

古異：就因為有病，沒鬧著。

劉員外：送到我家之時呢？

古異：保證，完完整整的男子漢，病好了……

劉員外：壞了！今天可要熱鬧了！你二人暫且迴避，我要審個水落石出！

古異：（邊下邊嘟囔）說沒錯就沒錯，看你還能把他再審病了。

△古異、劉夫人下。

劉員外：家丁們走上

△衆家丁走上，站立兩側。

劉員外：擺上桌案，我要審問賈炎，傳他前來

家丁：賈炎來見！

△賈炎上

賈炎：荷喔？怎麼成衙門啦？

劉員外：賈炎，我來問你……你……你當真當過太監？

賈炎：員外，您不嫌煩哪？告訴你當過，當了五年啞！

劉員外：因何來到我府？

賈炎：不是在宮裡闖了大禍嗎？（天真）

劉員外：甚麼大禍？

賈 炎：長了鬍子啦？（自然）

△員外急出位仔細叮看！

劉員外：你無有鬍鬚呀！

賈 炎：總管爺讓我一根一根地給拔啦！

劉員外：這……：嗯……：不不，你休來騙我，這闖人怎生鬍鬚！

賈 炎：闖？我可沒受過那個缺德的罪。

劉員外：你進宮之時，可曾驗身？

賈 炎：驗過。那時候不是有病嗎？（理直氣壯）

劉員外：甚麼病？

賈 炎：叫甚麼……：這怎麼說……：叫縮……

劉員外：縮……：不要講了，我明白了如今呢？

賈 炎：（背供）「幸虧沒當官，當官也是個糊塗官」。早就好了。

劉員外：好了？

賈 炎：好了。

劉員外：糟了。

賈 炎：糟啦？

劉員外：跪下。

賈 炎：這又闖甚麼禍啦？（跪）

△員外急進位

劉員外：大膽畜生，你既然病了，就不該好了，既然好了不該闖禍，老夫是甚等樣人，豈能不知，你病既好必然要思念

賈 炎：無禮？沒有哇！我們好著哪！

劉員外：那她因何掩面而逃？

賈 炎：你說的是那個女兒呀？

劉員外：被你嚇跑的大女兒呀！

賈 炎：哎呦！那是她假冒我妻……：我……

劉員外：且慢。你妻？你妻是誰？

賈 炎：是二小姐唷。(心坦意誠)

劉員外：二小姐？哎呀亂成一鍋粥了，傳二小姐

衆家院：二小姐來見！

△無人應聲

衆家院：二小姐來見！

△無人應聲

賈 炎：她那能聽你們的，非我叫才會來哪！

劉員外：你且喚來

賈 炎：娘子快來！

劉貴蓮：來啦(跑上撲向賈炎) 郎君你受驚了(唱西皮流水)

適才間我姐姐戲耍於你，

你把她錯當了恩愛之妻。

我二人雙胞胎難以辨認，

你不必為此事羞愧著急。(行絃)

△劉員外上前將二人分開。

劉貴蓮：哎哟我這位爹爹是甚麼時候來的！

劉員外：奴才！

劉貴蓮：噢，才來。

劉員外：跪下……

劉貴蓮：貴姓，姓劉呀！

劉員外：我叫你跪下。

劉貴蓮：跪下！不跪。為甚麼？

劉員外：你，你看你幹的好事，我來問你，他是何人？

劉貴蓮：他？唔……我明白了(唱西皮流水)

老爹爹他那裡來摸底細，

全不想拘禁我所做行為。

再不把鬱悶藏心底，

水落石出到時機(白)。您問的是他呀？

劉員外：從實講來！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

你命他充花匠住在園裡，

看守你親生女不許遠離。

這根究底是你錯用計

為何反向孩兒提！

劉員外：他是怎樣看守你的？

劉貴蓮：（唱西皮散板轉流水）

每日裡他與兒形影相依，

我這才定心意不返松吉。

似這樣遵嚴命理該獎勵，

老爹爹你發甚麼脾氣著甚麼急！

劉員外：你二人可常在一起談笑哇？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

為人有悲歡與憂喜，

談笑是常理有何奇。

劉員外：你二人既然時常談笑，可做出越理之事？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

老爹爹可算明天理，

我二人並非木與泥。

他憐我為天足被囚禁園裡，

我憐他為鬚鬚自干受屈。

兩心相印情難棄，

瓜熟蒂落是佳期。

劉員外：咳！

△古異大笑上，劉夫人隨上。

古異：哈哈哈哈哈聽了半天我這才知道是怎麼檔子事兒，表姐夫，你們爺兒倆也別這麼唇槍舌劍的殺過來殺過去了。要怪，都怪我，當初見貴蓮的時候，我少看了那麼一眼，後來送賈炎的時候又少說了那麼一句，這才引出了這場

天成的巧合，我看這才是「天作之合」，表姐夫，您就成全他們吧！

劉員外：哼，（白）要想如願除非日從西起。

（唱西皮散板轉快板）

天足女毀了我「寶菱堂」譽，

還與那小花匠暗配夫妻。

似這等下賤女就該自斃，

何苦要在世上枉披人皮。

劉貴蓮：

（被激怒）（唱快板）

你惡言傷害親生女

滿腸憤恨似決堤。

從四歲與乳娘流落松吉，

她教兒思念爹娘淚濕衣。

團圓後兒心想多盡孝義，

萬不料因天足被鎖藩籬。

笑只笑老人家錯打主意，

那賈炎是個死裡逃生的血肉軀

我二人共住西園裡

賈炎：

（唱）共住西園裡

劉貴蓮：

（唱）同命總相依

賈炎：

（唱）同命總相依

劉貴蓮：

（唱）我燒飯，他鋤地

賈炎：

（唱）我澆樹木她裁衣

劉貴蓮：

（唱）驅愁苦全憑著真情真意

二人：

（唱）誓作夫妻永不分離

劉員外：

（唱）呀呀呀（唱西皮搖板）滿口荒唐下流語。

（唱）送往官府……（倉）

△總管後台唸「慢著」急上，侍從太監二人隨上。

△古異背供「可來啦」

總管：（唸）送往官府（接唱下句）就悔之不及。
古異：師父您怎麼才來呀？

總管：我聽了半天啦。劉老頭兒，聽你這話岔兒，是既怨賈炎，又怪二小姐。

劉員外：不怪他們，莫不成還要怪在我的頭上。

總管：難得你總算說對了一句話，衝著我徒弟，我給你想想法子。

劉員外：公公有何良策？

總管：良策沒有，只是個斧底抽薪的法子。

劉員外：甚麼辦法？

總管：賈炎是我打宮裡放出來的，你想想，一到官衙，他還有命嗎？他一沒命，令表弟也活不成，連咱家都脫不了沉重，至於尊駕您……窩藏賈炎罪過也輕不了。

劉員外：哎呀說的是啊，我怎麼未曾料到此處。

總管：你沒有料到的還有哪！

劉員外：啊！

總管：二小姐，活蹦亂跳的一個好姑娘，你為甚麼把人家關在樹木園子裡，萬一有個三長兩短，你不怕背上殘害骨肉之罪嗎？

劉員外：是是是，依公公之見呢？

總管：這事兒我可作不了主，問這倆小的！

劉員外

劉夫人：（急忙道）由不得他們（氣惱）

總管：得！好了瘡疤忘了疼，又來勁了，古異，跟師父回宮（欲行）

劉員外

劉夫人：（傻眼）

賈炎：總管爺

劉貴蓮：總管爺（唱西皮散板）

道出鬱悶出了氣

賈炎：（唱）我二人情願去松吉（行絃）

總管：（加白）對，離開這沒情份的地方，就這麼辦，我作主了，收拾收拾，起身上路。

賈 炎：謝總管爺，謝謝爹娘

劉貴蓮：謝我為何？

劉夫人：謝我為何？

劉貴蓮：（唱西皮散板）謝爹娘與孩兒選此佳婿。

賈 炎：（與劉合唱）夫妻恩愛同返松吉。

賈 炎：謝謝 師父

劉貴蓮：謝謝 表舅

古 異：（問總管）師父，我說的沒錯吧？你不到這齣戲沒法子「收坑兒」啊？

總 管：你說的不錯這倆孩子稱的是天作之合

衆丫環

衆家丁：（齊唸）恭喜二小姐！

劉員外

劉夫人：嘿嘿！

古 異：哈哈！

總 管：啊！

賈 炎

劉貴蓮：（領起合唱）人為乏生趣

天機在自然

無損自然樸

自有美與善

自有美與善

總 管：（領起群笑）啊哈哈哈哈哈閉幕劇終。